

目 录

- 桃花坞下滔天恨 (1)
- 血 債 (29)
- “活閻王”邵展成 (44)
- 土皇帝——“南霸天” (64)
- 恶霸地主潘恩隆母子罪恶纪实 (73)

桃花塢下滔天恨

凌四秃子頭頂光，
殺人魔王霸南鄉，
殘害百姓無其數，
蹂他田邊也遭殃。
桃花塢下滔天恨，
血海深仇永不忘。

這是二十年前在河南省固始縣南鄉一帶流傳的一首民謠。這是無數農民對“南霸天”凌湘洲的血腥罪行的憤怒控訴。

“南霸天”凌湘洲，本是一個只有六十畝土地的小地主。但是後來怎樣一躍而成良田千頃、金銀滿櫃的大惡霸地主的呢？只要打開凌家的血腥發家史，我們就可以找到明確的答案。

原來，凌湘洲是靠着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而飛黃騰達起來的。在凌湘洲的背後，有兩根鍍着金的木頭柱子：一是任國民黨反動政府立法委員的堂兄凌子煌；一是任國民黨反動政府駐外公使的堂弟凌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真是一點不假。凌湘洲就是仗着堂兄、堂弟的權勢，扶搖直上，戴上了烏紗帽，成為橫行一時的“南霸天”的。

一九二七年，凌湘洲從吃租課，開糧行、油坊、屠宰場的地

主兼資本家，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第十二軍第一師的師部參議。由於他屠殺人民“有功”，很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賞識。一九三〇年，凌湘洲就成了固始縣的縣太爺。不久，又官升三級，被封為豫南五縣（潢川、光山、固始、息縣、商城）的“剿共”總指揮。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為了效忠反動頭子蔣介石，在國民黨反動派第四次“圍剿”、“掃蕩”鄂豫皖大別山革命根據地時，充當了“急先鋒”。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殺害了上千名的革命志士和窮苦百姓，燒毀了上萬間民房，製造了二十多里地的“無人區”。從此，東從安徽霍丘邊界，西至河南商城縣境，南起安徽金寨，北到河南固始縣城，方圓一百多里，都成了凌湘洲的天下。這個“土皇帝”依仗權勢，敲詐勒索，無惡不作。到處霸山吞田，打圍寨、蓋樓房。從凌湘洲無恥霸占桃花塢柴山起，他前前後後一共霸占了良田、竹園、松山、柴山一千五百多亩，每年搜刮的米麥達到十八萬斤，銀洋達到十二萬元。

一九三三年，凌湘洲又搞了一個封建迷信組織，名叫忠恕道（原名中皇道，又名元英道），自任教主。他到處造謠惑眾，強迫群眾入道，企圖借反動會道門，進一步欺壓群眾，鞏固他的統治地位。凌湘洲在當地群眾心目中，的確是一個萬惡不赦的禍首罪魁。

誣賴詭詐 血腥起家

“南霸天”凌湘洲仗着他堂兄、堂弟的權勢，遠在一九二七年就開始了霸山吞田的罪惡勾當。一九三〇年，凌湘洲戴上烏紗帽，爬上了偽固始縣長、豫南五縣“剿共”總指揮的“寶座”

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欺詐苏家围一带的穷苦农民和屠杀共产党人。他揮舞手中的屠刀,张开了血盆大嘴,吞并了一座座松山、柴山,一块块良田,逼得穷苦农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逃荒要飯。

一九三〇年冬天,刺骨的西北风不停地刮着,刮得大地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气。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凌湘洲强迫一百多名长工、佃戶和穷苦农民給他打围寨。围寨占地十二亩,把貧农姜应举、姜則衡等十九戶的五十多間房屋,全部圈在围寨之內。凌湘洲带着狗腿子,腰挎盒子枪,象催命鬼一样,挨門挨戶威逼群众搬家。一霎时,姜則衡等十几戶四十多口人被赶出了围寨。他們的房子被封了,田地被霸占了。在这烏云密布、北风呼嘯的寒冬腊月,他們往哪里走、往哪里逃呢?老人的惨叫和孩子的哭喊,响成一片,震天动地。后来,有的只得在山脚下搭个人字形茅庵,暫避风寒;有的到处投亲求友;有的出外討飯,从此就消失了踪影。

可姜应举是个硬汉子。无論狗腿子們怎么叫喊,他就是不願搬家,象一块巨石似的,倔强地堅在自己家門口,一动不动。这一下可惹恼了凌湘洲,他亲自来到了姜应举家門口。他一見姜应举那倔强劲头,不觉心里一怔,但馬上又故作鎮靜地說:“你好大胆!为啥期限已过还不滾蛋?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告訴你,和我講話,你嘴巴先得干淨点。这房子是我的,房基地也是我的,我为啥要搬家?”姜应举理直气壯地說。

“哈哈,你敢和我強嘴!告訴你,穷小子,今天我凌湘洲要打围寨,你的房、地就是我的。”凌湘洲霸道地說。

“你做梦！只要我姜应举活着，你休想动我一砖一瓦，休想叫我全家挪动一步！”

凌湘洲听姜应举話語坚决，神态倔强，心里有些害怕，不觉后退了两步。但剎那間只見他狗眼一轉，嘿嘿两声冷笑，馬上又象一只疯狗似地咆哮起来：“好哇，你这小子不識抬举！竟敢私通共党，破坏打寨。来人啊！給我綁起来，带走！”話音刚落，沈殿科等十几个狗腿子蜂拥而上。姜应举掄起两只鉄拳，竭力抵抗。只見他抬起一脚，打出一拳，两个狗腿子馬上滾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嗷嗷”喊叫。但是終因寡不敌众，姜应举被捆綁起来。凌湘洲胡子一翘，下令道：“重打一百大棍，扔出寨墙，砸鍋封門！”

姜应举遭受一頓毒打之后，被扔在寨墙外的野地里，不省人事。他的一家老小也被赶出寨門，流落在寒风刺骨的曠野荒郊。

凌湘洲霸道凶残，激起了穷苦农民的情恨，在他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九三七年春天，凌湘洲看見和他柴山搭边的桃花塢山上，黄栗树长得枝叶茂盛，树干挺拔，于是又起了恶念头。他估算了一下，这样的好柴山，砍一次柴，就可烧炭三四千斤，这个收入可不小呀！他馬上喊来了狗腿子沈殿科，对他說：“把柴山边界那座小庙移到老姜家的山腰上。”狗腿子馬上照办了。

不久，貧农姜应章上山时，发觉了这件事，便气呼呼地找到凌湘洲問道：“你为啥把庙移到俺那山腰上去啦？”

“你懂个啥！神仙住得不舒服，所以給他搬搬家。一个小庙能占多大地方？”

“那不行啊！”

“有啥不行。我说行就得按我的意思办！快滚！少在这囉嗦！”凌湘洲睁大两眼，凶狠地说。随后，就叫狗腿子把姜应章轰出了大门。

没过两个月，凌湘洲又偷偷叫狗腿子把小庙移到桃花坞的山东边。这样一来，凌湘洲霸占桃花坞柴山的阴谋，算是布置停当了。

冬天来了，正是砍柴烧炭的好季节。凌湘洲马上派狗腿子沈殿科带着一帮人，到桃花坞山上砍柴烧炭。善良纯朴的老实农民姜应章，这一下才算彻底识破了凌湘洲移庙的卑鄙目的。他二次闯进凌湘洲的大厅，愤怒地质问他：

“你为啥叫沈殿科领人把我柴山上的树砍了？”

“谁砍你的树啦？桃花坞的柴山本来就是我家凌家的！”

“光天化日你敢霸占柴山？”

“你嚷什么！契约上写得清清楚楚，柴山以小庙为界，小庙这边的柴山都是我的！”

“你胡说，契约是你私订的，小庙是你私自移动的。我要告状！”

“你告吧！嘿嘿！”凌湘洲发出两声奸笑，伸出了一只手，比划着说：“你就是孙猴子，一跟头十万八千里，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一个穷苦农民，能上哪里去告状呢？又有哪一个官府衙门会替穷人说话呢？

姜应章全家十几口人靠它活命的柴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硬被凌湘洲霸占了。从此，姜应章全家陷入了食无粮、穿

无衣的悲惨境地。“桃花塢下滔天恨，凌家罪孽似海深”。这就是凌湘洲霸占了桃花塢柴山以后，在群众中慢慢流传开的两句民謠。

也是这一年，凌湘洲又看上了同村汪、楊两家的坟山。于是，他就选了个黄道吉日，坐着轎子，左右由四十多名持枪背刀的匪徒护卫，后面由八个人抬着一块石碑，前呼后拥地走出了凌家大門。当轎子到达汪、楊两家坟山的时候，凌湘洲在轎里开腔了，他恶狠狠地說了句：“住轎”。抬轎的哪敢怠慢，連忙把轎子放了下来。凌湘洲下轎后，就叫狗腿子把石碑竖在坟山边。

石碑竖完，凌湘洲上轎回家。他坐在搖搖晃晃的轎子里，心里盘算着：“一百八十亩山地，光是树木，每年就可以卖大头銀洋千把块。”他想着想着，乐得两只狗眼眯成了一条綫。

凌湘洲走后，村里群众紛紛前来看碑。汪、楊两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也夹在群众中間发着愣。只听有人念道：

“天运癸酉年十月十五日，楊家崗地主凌兴信堂規定：每年斯自焚化細花尖紙拾斤，清檀香拾古，炮一百枚，于此以作本山境內无人祭祀之墓灵收用，代运无替。湘洲志。”

“哎呀！凌四秃子竖个碑，就算把老汪家、老楊家的坟山霸占了！”“这真是无法无天啊！”群众議論着，充滿了憤怒的情緒。

汪、楊两家听了这些話以后，好象一瓢冷水浇在头上。两家一商議，便跑到乡公所告状。其实乡长汪云桥早就被凌湘洲买通了，所以他还没听完他們的話，便怒冲冲地喝道：“快滚开！这山本来就是湘四爷的，你們这两个穷鬼竟敢誣賴！”



“一百八十亩山地，光是树木，每年就可以卖大头银洋千把块。”他想着想着，乐得两只狗眼眯成了一条线。

“是誰誣賴？这村前村后的老老少少，誰不知道这坟山是俺們两家的！分明是凌四秃子要霸占俺們的坟山！俺們要上告！”

“上告？你們这是送死。告到哪里也不行！你們可知道凌家有权有势、有枪有炮？你們可知道南京中央政府里有凌家的人？”

“啊！”汪、楊两家愣住了。就这样，他們两家祖祖輩輩传下来的坟山，也白白地被凌湘洲霸占去了。

凌湘洲依仗权势，依仗手中的枪杆子，又陆陆续续霸占了群众的許多柴山、竹园和良田。如商城县一个姓杜的一百多亩柴山，只是由于和凌湘洲的柴山搭界，凌湘洲也跑去竖上一块石碑，从此，杜家的一百多亩柴山，就算是他的了。又如貧农楊綿芝的三十亩“小罗圈”坟地，凌湘洲看着眼馋，硬說这块地是“月亮地”，說它“风水好，葬棺后，定可洪福齐天”，于是就在一九三三年扒棺搶葬，賴下了这块地。这样，到解放前夕，凌湘洲居然成了一个拥有良田、竹园、松山、柴山等一千五百多亩的大地主了。

“南霸天”凌湘洲就是仗权势，靠誣賴、搶劫、欺压、訛詐起家的。在凌湘洲的残酷盘剝、掠夺下，有多少家穷苦农民破产逃荒，有多少家穷苦农民終日掙扎在死亡綫上，有多少家穷苦农民卖儿卖女、流落他乡，有多少个穷苦农民屈死在荒郊野外无人埋葬！这笔賬是算不清、說不尽的。“南霸天”凌湘洲象天下所有的地主一样，他們的发家史，正是无数劳动人民的破产史、血泪史。

貪得无饜 敲骨吸髓

日夜累断脊梁筋，
省吃儉用枉費心；
凌四秃子心毒狠，
千金难滿他的心。

从这首民謠里，我們可以看到昔日“南霸天”凌湘洲在吸吮农民的血汗时，是怎样的貪得无饜。

凌湘洲靠霸山、吞田，在很短一个时期里，就成了固始南部的首富。但他仍不滿足。正如凌湘洲自己所說的：“不杀穷人不富。”他利用霸占来的山、田，吸尽了佃戶、长工的骨髓，养肥了自己和他全家老小。

一九三四年，凌湘洲为了監督长工做活，专门在楊家崗岭上，盖起了五間两面有門的房子。长工們在西边做活，他就开西門；长工們在东边做活，他就开东門。他坐在門口的圈椅上，两眼瞪得象牛眼一样大，監視着长工干活。夏天，他坐着黑漆太师椅，叫长工們把他抬到山頂上。他坐在浓密的树阴底下乘风納涼，監督着长工做活。从山底下远远望去，活象一条黑山猪臥在山頂上。如果他看到哪个长工稍有怠慢，就叫狗腿子跑下山去用芥刺条子乱打，或是用皮鞭子死命抽。

凌湘洲压榨他的佃戶，更是残酷。每个佃戶給凌湘洲交課交錢的名堂多得数也数不清。除了課帖錢、借貸錢、量課錢、灰土錢等名堂外，每年夏、秋交完大課后，还要交項目繁多的鸡課、鴨課、羊課、鵝課、棉花課、草課、花生課、油課等等。每年到了麦熟稻黄的时候，凌湘洲就坐着大轎，带着狗腿子和厨

子，到各个佃戶家“測課”。所謂“測課”，拆穿了說，就是凌湘洲趁新糧登場，到佃戶家大吃大喝一頓。當凌湘洲的大轎一落地，狗腿子便馬上拿出菜單，叫佃戶照菜單上開的去買，買回來後由凌湘洲自帶的廚子去做。等凌湘洲吃飽喝足，臨走時，佃戶還得開兩塊銀元的轎伏錢。就是這兩塊錢，一轉眼，凌湘洲也塞進了自己的腰包，轎伏連銀元是白是黑也沒看着。

佃戶們交課時，“南霸天”只准用他自己特制的、加三五的“凌記”大斗量，加三的大秤稱。另外，擺在倉庫門口的還有大風車、鋼絲篩子等。佃戶們送來的糧食、副業課，經狗腿子們風車吹、篩子篩、大斗量、大秤稱，一石只剩了七斗，十斤還不到八斤。而“南霸天”却從中又榨取了勞動農民更多的血汗。

一九三四年，佃戶曹春如種了凌家二十畝田。全家人日不歇、夜不眠，披星星、戴月亮，實指望秋收後有個好收成。秋糧登場了，收成果然不錯，一共打谷三十石。一家人盤算着去掉租糧十八石，剩下的糧食，摻上野菜，勉強還可以喝上兩頓稀湯。誰知交課時，凌湘洲的鐵算盤一撥，曹春如收的糧食交得一粒不剩，還倒欠下凌湘洲兩石糧。曹春如忍氣吞聲回到了家。一家人一聽氣得大哭了一場。後來，他們吃糠咽菜，好容易苦苦地熬過了一個寒冬。臘月二十八那天，曹春如到凌家交起庄錢。凌湘洲收了錢，卻不准起庄，另外又加了八十塊課帖錢。

“湘四爺，我家連吃的都沒有了，哪有錢呢！”

“沒有也容易，扒鍋封門，給我滾蛋！”

“那我全家老小咋活啊！你給俺家留一條生路吧！”

.....

一陣沉默之后，只見凌湘洲又用黑手撓了撓禿頭，用賊眼溜了溜旁邊站着的萬三友和另一個佃戶，斬釘截鐵地說：“那好吧，兩條路，由你們三家挑。一條是每戶加課帖錢八十塊，立即交清，抗交者，年三十搬家滾蛋！一條是你三家合伙給我挖一口養魚塘。”

曹春如等三家佃戶前思後想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答應給凌家挖一口池塘。寒冬臘月，三家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顧不得天寒地凍，一齊來到曠野里，挖的挖，挑的挑。他們天不亮開工，天黑了還收不了工。從正月初二一直挖到二月初六，才把一口二畝大的水塘挖成。塘挖成了，可三家人瘦成了皮包骨頭，肩膀腫得象發面饅一樣，手脚都凍爛凍裂。在這滴滿三家佃戶血淚的池塘里，凌家每年養肥兩千多斤大魚，專供自己享用。

“南霸天”還有一種無理的規定：凡是凌家的佃戶，每年要給他無償勞動一百天，園戶要無償勞動二百天，不管忙閑，啥時叫啥時到。但實際上，佃戶和園戶到凌家無償勞動的日子，遠遠不止這個數。他們一到凌家，凌湘洲就給派各種各樣的繁重活。這樣，佃戶和園戶就是起早摸黑地干，也不能在規定天數內干完這無盡頭的活。

一九三五年，天大旱，一到三伏天，條條河水斷了流。這時候，凌湘洲却叫園戶日夜不停地砍了兩萬斤竹竿，並強迫五十四個佃戶和長工，作為無償勞動，硬要他們在河底朝天的砂石灘上拉“旱筏”，以便運出去搶賣高價錢。但自古以來，只有河里有水才能行船放筏，哪有拉“旱筏”的呢？可是凌湘洲一心想着銀元、鈔票，哪管窮人的死活！三伏天，赤日炎炎，地主

老財和公子哥儿們正躲在深宅大院里揮扇納涼，尋歡作樂，但一群赤身露體、雙手拉絛繩的佃戶和長工們，卻把腰彎得象張拉滿的弓一樣，在那晒得如同一團烈火的砂灘上，邁着沉重的脚步，發出渾重的杭哨聲，一步步向前走去。這些渾身晒得發亮，雙脚被砂石烤得血泡攞血泡的苦工們，從冷水店到郭陸灘的三十多里路，竟足足走了一個多月零三天。他們汗流盡，勁使完，到頭來，凌湘洲還大罵他們走得太慢，使他的竹竿沒有賣上高價錢。

“種了凌家田，賽如上刀山”，這話千真萬確。只要你上了凌家的圈套，想逃也逃不出“南霸天”的虎口。有一個給凌湘洲看竹園的小李大，由於受不了凌湘洲的欺壓，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向凌湘洲提出退庄不干了。凌湘洲听了以後，“嘿嘿”兩聲冷笑，齜着滿嘴被大烟熏黑的狗牙，無中生有地罵着：“好啊！把我的竹竿偷光了，你想遠走高飛呀！別痴心妄想！”第二天，凌湘洲就派保長秦占成把小李大綁到寨里，用新麻繩拴着兩個大姆指和兩個腳趾，把他象鴨子舂水似地吊在屋梁上，硬逼他承認偷了凌家六十捆竹竿（每捆二百二十斤）。小李大堅決不承認。凌湘洲惱羞成怒，親自下手，在懸空的小李大身上，壓上四塊十多斤重的土坯，壓得小李大的腳趾和大姆指象斷了一樣的疼痛，渾身骨头咯噠咯噠响。可是，小李大咬緊牙關，始終沒有喊叫一聲。凌湘洲看小李大是個硬漢子，就命令狗腿子們把他鬆下來，用毛竹披子打，把他打得渾身鮮血，衣裳變成了碎布條，簡直成了一個血人。這時候，凌湘洲才狠狠地說：“哼！不給你一點厲害看，你還不知道我是幾斤幾兩！告訴你，你那一百塊錢押金，我全部扣下了。明天，扒鍋封門，

趕出寨門！

第二天，鍋被砸，門被封，小李大由妻子扶着，帶着四歲的孩子，胳膊窩里只挾了一件破夾袄，被轰出了寨門，剩下的東西全被凌湘洲霸占去了。天蒼蒼，地茫茫，一家三口人吃飯沒有鍋，睡覺沒有窩，象斷了綫的風箏一樣隨風飄蕩，到處流浪。後來，他們只得沿門乞討，流落他鄉。

一九四四年臘月，天寒地凍，北風怒吼。“南霸天”硬逼着長工和佃戶們為他上山砍柴。長工和佃戶們忍飢受凍，一連砍了十幾天，“南霸天”卻不准他們下山休息一天。他們的手上、臉上、腳上，凍得裂開了口，布滿了一道道血痕，寒風一吹，象刀割一樣的疼痛。

長工、佃戶們終于累得精疲力盡了。他們只好砍一下，歇一歇，再砍一下，再歇一歇。這樣，一天下來，每人兩担柴還砍不夠。為了瞞過“南霸天”，長工和佃戶們想了個辦法，在晚上下山送柴時，分批陸續下山，把柴捆捆小些，三個柴捆兩個人挑，來回多挑幾次。日落西山後，長工們陸續下山送柴。佃戶蘇家志由于勞累過度，所以走得特別慢。當他挑着柴，最後一個走進凌家大門時，“南霸天”穿着黑色皮大衣，象幽靈似地突然出現在大門口。蘇家志心里一驚，一捆柴禾掉了下來。“南霸天”一見柴捆個兒不大，立即抬腿朝蘇家志身上就踢，惡毒地罵不絕口。晚上，“南霸天”又把砍柴的佃戶和長工們叫到大廳里，當着他們的面，將蘇家志的衣服扒光，逼着長工溫長富用抬轎的五尺木杠打蘇家志。階級兄弟心連心。溫長富雖把木杠高高舉起，但杠杠都打在磚地上。凌湘洲見到這般情景，憤怒地走過來，一把奪過木杠，狠狠打了溫長富几下，再調

轉头来沒头沒腦地毒打苏家志。当苏家志被打得昏过去以后，“南霸天”又叫狗腿子把他拉出去吊在柳树上冻了一夜。第二天，“南霸天”把冻得全身发紫、胸口只剩下一点暖气的苏家志，扔出了寨門。苏家志在这场毒打中，坐骨被打坏了，成了残废，直到现在，他的腰还直不起来。

“南霸天”凌湘洲就是这样残酷地对待为他当牛作馬的佃戶和长工的。“南霸天”不折不扣地按照地主階級那套“不杀穷人不富”的发家之道，长年累月地榨取佃戶的血汗，吸吮长工的骨髓。因此，“南霸天”靠血腥剝削，每年又可以从松山、柴山、竹园、小課等方面收入十二万元銀洋，这笔錢可买二百五十万斤米麦，再加上收課的十八万斤米麦，合計就有二百六十八万斤。

严刑逼供 妻离子散

凌湘洲对待长工是这样的奸詐，对待佃戶是这样的残忍，对待其他劳动人民也同样十分狠毒。

那时候，凌家的田埂誰敢踩，凌家的草山誰敢放牧，凌家的竹园旁誰敢拾柴！“南霸天”曾說过这样一句話：“竹枝可卖錢，野草可肥园，动我一根草，先打后坐牢。”这就是“南霸天”的“王法”。在这条“王法”下，不知有多少穷人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下面的几件惨痛事实，充分揭露了“南霸天”在这方面的血腥罪行。

一九三〇年初，乐道冲的贫农何立堂只是无意地在凌家柴山边走了一圈，这件事被凌湘洲知道了，他立即派县衙里的

衙役，把何立堂五花大綁押到县衙。当天，伪县长凌湘洲亲自开庭“审讯”，硬說何立堂偷砍凌家柴山的柴禾。何立堂响亮地对凌湘洲說：“我没有偷砍你家柴禾，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承认！”凌湘洲一听，冷笑了两声，大声喝道：“好哇！你还敢嘴硬，难道你还能硬过我的皮鞭子不成。来啊！給我打！”于是皮鞭象雨点一样落在何立堂的身上，衣服打烂了，浑身鮮血淋淋。

“招不招，究竟偷了我凌家多少柴禾？”

“我没有偷！你仗势欺人，看你能横行到几时！”何立堂倔强地說。

“再打！”

在凌湘洲的威逼下，衙役們把何立堂打得只剩下了一口气，然后又拖进监牢扔在烂草鋪上。

象这样审讯、毒打，何立堂一共忍受了七次。每打一次，间隔三四天。一个月以后，何立堂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到三月底，凌湘洲又把何立堂押到刑庭，先叫两个衙役用皮鞭子抽打，逼他当堂招供。但抽打一阵以后，凌湘洲仍然不能迫使何立堂承认偷柴。这时，气得他哇哇直叫，随即命令衙役給何立堂貼“水膏药”。于是衙役們手忙脚乱起来，这个将一张张黄表紙往水里浸湿，另一个就把黄表紙一张一张地往何立堂脸上貼。当貼到十几张时，何立堂便被活活地悶死了。何立堂死后，“南霸天”走下公堂，竟对着何立堂的血尸无耻地說：“你的嘴到底沒有硬过我的皮鞭和‘水膏药’。”随后一扭头，象一阵阴风似地走进了內房。

何立堂屈死后，他妻子新生的一个男孩，活活地饿死了，

妻子也含愤死去了。全家只剩下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从此成了孤儿，到处流浪。

一九三九年腊月二十八，一个担炭的人，偶然走过凌家竹园旁的胡大福家門口。炭架子忽然断了，这个人顺手折了一根小竹竿，绑了绑炭架子。没隔一顿饭工夫，凌湘洲看见胡大福家門口有竹枝、竹叶，就认为是胡大福偷了他园里的竹竿。于是，就叫狗腿子将胡大福带到凌家围子，把他吊了个上不沾天、下不连地。

“胡老头，你偷了多少竹竿？若不实讲，我把你活活打死！”凌湘洲象疯狗似地吼叫着。

“我一根竹竿也没偷！”

“哼！你門口的竹枝、竹叶，还不是真凭实据？还有啥抵赖的？”

“那是一个担炭的绑炭架子时折的竹杈子！”

“哈哈，嘴好硬呀！给我打！”

黄栗树棍劈头盖脑地向胡大福身上乱打起来，胡大福咬牙切齿地说：“你打死我，我也没偷你一根竹竿。”

开始，胡大福的身子还一挺一挺地蠕动着，嘴里还叫喊着，但到后来，他的身子不动了，声音也渐渐微弱了。

“哼哼！你拚着一条命，我有一根棍，不承认，我砸碎你的骨头，将你的全家斩尽杀绝！”

胡大福一听“南霸天”要将他全家斩尽杀绝，头象笆斗一样，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冷静地想了想：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可是杀了全家人怎么办呢？最后，胡大福为了全家人能活命，为了留条根子报仇雪恨，他含着眼泪，忍气吞声地认下了

“南霸天”的誣賴。

第二天正是除夕，滿天刮着風雪。一群狗腿子氣勢洶洶地踢開了胡大福的門，惡狠狠地對躺在草鋪上的胡大福說：“湘四爺說了，今天你們就得搬家。拿走一件東西就剝你一隻手。你們快滾吧！”凌湘洲終於狠毒地抄了胡大福的家。全家八個人，連房檐底下挂的一小捆干莧菜和一串紅辣椒也不准拿。在狗腿子們的皮鞭和槍杆的逼迫下，全家人扶老携幼，忍痛離開了家門，漸漸消失在茫茫的彌天大雪中。不久，胡大福含冤死在風雪途中，三個女兒都當了童養媳，妻子哭瞎了雙眼。

在“南霸天”統治的年代里，真是“人在屋裏坐，禍從天上來”，窮苦人民隨時都會遭到飛來橫禍。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凌湘洲派狗腿子王仲山、沈殿科到姜東成、曹少蘭、陳耀連、馮友三等八家有魚網的農戶家說：“湘四爺叫你們明天帶着自己的魚網，帮他打魚去。”

姜東成等哪會想到這是個圈套！第二天一早，除了一戶不在家的外，其餘七戶都背着魚網去了。他們等着等着，等到吃早飯以後，凌湘洲才從內房裏一搖三晃地走出來。姜東成等連忙走上前去問道：“四爺，今天打哪塘的魚？”凌湘洲歪頭斜腦，白眼珠一翻，把鐵頭拐杖往地上一搗，大罵道：“你們這些窮鬼！把我塘里的魚都偷光了，還問打哪塘里的魚！好哇，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來人！把他們都綁起來！”一聲令下，狗腿子把七個人全部捆了起來。姜東成等這時才看清了凌湘洲的陰謀詭計，一個個頭上好象澆了一盆冷水。凌湘洲威逼他們承認偷了魚，可是逼了好久，誰也不吱一聲。凌湘洲惱怒

了，說了一聲“給我打！”三尺多長的荊芥刺條，把姜東成等抽得皮開肉爛、鮮血直流，但是仍然沒有一個人承認下來。“南霸天”狗急跳牆，他竟狠毒地叫狗腿子往每個人的嘴里、鼻子里灌辣椒水。經過殘酷的抽打、灌辣椒水，已經把姜東成等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南霸天”趁機開了腔：“凡偷魚的，沒收魚網、魚船，每家還罰六百斤大魚錢。”不容農戶們分辯，他們的魚網、魚船立即被沒收了。然後，狗腿子們象穿梭似地一天幾次到各家催逼六百斤大魚錢。一天，沈殿科、王仲山來到了姜東成家催逼。姜東成說：“再寬限幾天吧！你看！魚網、魚船被收去了，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又沒啥可變賣的東西。”

“依我說，你鍋門口的那一堆，還可以賣六百斤魚錢！”說着，沈殿科斜視着姜東成的妻子。

“怎麼？你要我賣孩子他媽，我……死也不能賣呀！她从小吃盡了苦，跟我受盡了罪……”

“什麼？不賣！那就趕快拿來！”狗腿子打斷了姜東成的話，三角眼一翻伸出狗爪子，喝道。

“拿什麼？”

“魚錢！”

“我實在沒有呀！”

“那你跟我們去見湘四爺！”

姜東成知道再去找凌四禿子就是死路一條。沒有辦法，只得忍痛與妻子分離了。臨走時，兩口子難舍難分的悲痛情景，真是一幅人間最淒涼的慘象。妻子在丈夫和孩子面前放聲大哭，說：“孩他爹，你千萬把孩子拉扯大，以後好叫……叫孩子……報……仇！”妻子咬了咬牙，剛走出家門，忽聽“哇”的一

声，孩子哭了，她又赶快跑进屋将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喂奶。喂罢奶，把孩子放在床上，裹了裹被子，亲了亲孩子的小脸，“啊啊！”地拍着，想哄他睡着再走。这时，她的眼泪，象泉水似地从眼眶里涌出来，滴在孩子的小脸上和破衣上。刚吃饱奶的孩子，吸吮着小手，乌黑的小眼睛望着妈妈，还不住嘴地“伊呀伊呀”地叫着。站在一旁的姜东成，心如刀搅，说不出一句话。他妻子抱着孩子，哭不成声地说：“孩子！不是娘心狠，而是财主心毒，硬拆散咱亲骨肉，娘怎么能……舍……得你……呀！”这时候，如虎狼一般的狗腿子，闯进門来，从她手中夺过孩子，往床上一扔，拉起她的手就往外拖。姜东成的妻子，终于被拖走了。她走一步，回头望三次；走一步，哭一声，声声叫着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姜东成一家硬被“南霸天”拆散搞垮。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姜东成妻子的下落。

在“南霸天”那次有计划的迫害中，曹少兰家，也是受害最深的一户。

曹少兰是个硬汉子，凌湘洲毒打了他一天，他仍然只是一句话：“我一条鱼也没偷！”后来，“南霸天”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吊在屋梁上，由狗腿子把三根芥刺条子捆在一起往身上抽。刺尖上挂的血和肉一甩多远，浑身扎得象筛子眼一样，连块巴掌大的好肉也没有。曹少兰经一天毒打，又被灌三次辣椒水，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了。

曹少兰的妻弟怕曹少兰被“南霸天”打死，就连忙把曹少兰家仅有的七石稻子作为六百斤大魚钱送到了凌湘洲家。曹少兰被抬回家以后，躺在鋪上，热泪象泉水一样直流。他叫来了妻子、儿女，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对他们说：“孩他妈，孩

子！我活不成了，这仇一定要报，記着我是怎么死的！……”曹少兰話未說完，就含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曹少兰死后，妻子就領着三个小孩出外要飯。不久，一个五岁的女孩活活餓死了，妻子也含恨死去。剩下两个孩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到处流浪，过着凄惨的非人生活。

姜东成、曹少兰等农户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千百个穷苦农民被“南霸天”残酷迫害的縮影。現在鄂陆滩公社青鋒大队苏围子生产队的二十九戶中，当年被凌湘洲逼得傾家蕩产、妻离子散的就有十一戶。

嗜杀成性 血債累累

“南霸天”凌湘洲的罪恶，除了吞霸山田，勒逼、残害农民外，更为突出的是他血腥镇压苏区人民和屠杀坚持游击战争的革命志士。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的三年間，特別是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大別山革命根据地的紅軍主力远征之后，“南霸天”在这一带犯下了滔天大罪。

一九二九年，党领导大別山一带农民起来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烽火，在固始南部熊熊燃烧。革命的紅旗迎风飄揚，农民翻身的凱歌响彻云霄。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夜里，我二道河乡赤卫队，將凌湘洲新盖的一宅三院的凌家祠堂烧了。接着我紅四軍独立团特务营配合一区、四区战斗連和一、二、三乡赤卫队，連續打掉了白区赵围孜、楊家楼、胡家寨、瓢家围等五个围寨，繳获了大批武器，活捉了匪团长向白胡子，取得了重大胜利。住在李家围子的五县“剿共”总指揮凌湘洲，慌得手忙脚乱，馬上調遣了

五县“剿共”司令蔡筱谷，“剿共”团长张玉藩、蔡荣山、汪兰田，“民团”团长许永安、凌建宇，“剿共”大队长常二光等带领所有的“剿共团”、“民团”和“乡勇会”四万多人，向我苏区发起了疯狂的进犯。当时由于战略上的需要，我大别山红军暂时撤离苏区，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游击战争。凌湘洲听说红军撤离，便耍起了威风，采取了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他窜扰到苏区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他象一条疯狗，到处暴跳着、狂吠着：“我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队员张士举，在抗击白匪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凌湘洲恶毒地用鹅卵石把他活活砸死了。在樟柏岭集上，凌湘洲逮住了群众郑三、郑九，先是严刑拷打，后又带至李家围子沟外黄栗树下，用刀砍死，还把人头挂在树上“示众”。在这一次疯狂进犯中，“南霸天”屠杀了苏区群众、红军家属和革命战士一百五十多人；烧毁了苏区房屋一万余间，当时苏区成了一片火海。凌湘洲还带领匪徒，抢走了苏区群众所有的财物和牛羊。这次惨案造成了东起樟柏岭，西至迎风岗，南起花岩岗，北至宝丰寺方圆二十余里的“无人区”。在这死一般寂静的“无人区”里，到处杂草丛生，田地荒蕪，房倒屋塌，一片凄惨景象！

同年八月，乡苏维埃妇联主席陈仲华，正在朱家畈（乡政府所在地）开会，突然被“民团”包围，不幸被捕，被带到了“剿共”总指挥部。审讯室里摆满了皮鞭、压杠、吊杆、老虎凳、脚镣、手铐等刑具，匪徒们手执枪、刀，站立两边。凌湘洲移动着跛子腿，一歪一斜地走上了“宝座”，大声喝道：

“把那个女共产党给我带上来！”

狗腿子沈殿科等象恶狼似地推推搡搡把陈仲华推进了审讯室。陈仲华昂首挺胸，毫无惧色，炯炯发光的眼睛，象两支利箭，直射在凌湘洲脸上。凌湘洲瞪着狗眼，往陈仲华全身一扫，又挠了挠秃头，捋了捋嘴巴下的几根胡子，冷笑着说：“今天你只要说出共产党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头头是谁，并领着我们去消灭他们，我重重有赏……”

“住嘴！”陈仲华愤怒地打断了凌湘洲的话，响亮地说：“共产党多得很，遍地都是，你们永远杀不尽，砍不完。”

凌湘洲一听，假装沉着，嘻皮笑脸地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我是问你的同伙在哪里驻扎，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你人身安全。”

“你这无耻的东西，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一句话！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嘿！踩死的蛤蟆翻大肚，气倒不小啊！”凌湘洲说着，站了起来，拿着铁头拐杖，摇摇晃晃地走到了陈仲华面前。

“你想干什么？”陈仲华一个巴掌，正打在凌湘洲的秃头上。凌湘洲“哎哟”一声，双手捂着血罐似的秃头，额上的青筋蹦蹦乱跳。他疯狂地吼道：“不识抬举的东西，给我打！”

皮鞭象雨点般地落在陈仲华身上，陈仲华当即昏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陈仲华和一个青年赤卫队员被匪徒们带到樟柏岭集西头的一个土台子上。人们正在赶集，一见凌四秃子来了，轰的一声集就“炸”了。匪徒们一面“砰砰”地乱打枪，一面把跑得慢的人赶到了土台子下面。凌湘洲挺着大肚子，伸长了脖子站在土台上说：“今天要枪毙两个共产党……”凌湘洲话还没有说完，陈仲华和那位赤卫队员宏亮的声音，压下



“你想干什么？”陈仲华一个巴掌，正打在凌湘洲的秃头上。

了凌四秃子的狂吠。

“乡亲们！共产党、红军是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大家要翻身，就得起来闹革命！”

“我们要永远记着白匪军的仇恨，凌四秃子是个大坏蛋，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凌四秃子听了这些话，狗眼一瞪，命令道：“快点枪毙！”陈仲华和那位青年赤卫队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地牺牲了。人们的泪水禁不住往下淌。凌湘洲血红着两眼，提着盒子枪，亲自验尸，还在陈仲华身上再打了三枪。群众怒视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下去。

凌湘洲杀人杀红了眼，遇见身上带有两个铜板，或者草鞋上有点红布条的行人，串乡的货郎……他都說成是共产党的密探，抓住就杀。四区战斗连侦察员刘振朝，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日英勇就义了；五区交通员高新阶全家十二口人，在一九三〇年春天被杀害了十一口。樟柏岭街上的刘叫化子，全家五口人，也被杀光了；两个烟匠被砍死了……

凌湘洲，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就是这样挥舞着屠刀残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

装神作鬼 残害人民

凌湘洲在一九三三年，突然脱下了血淋淋的官服，换上了道袍，搞了一个封建迷信组织——忠恕道，给自己戴上了骗人的假面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会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这当然是天下奇谈，世界上永远不会有这种事。现在就让我们揭开忠恕道的黑幕，来看看它的骗局吧！

一九三二年，凌湘洲从南京回来以后，就到处散布謠言，說：“途中夜宿阜陽，夢見如來佛之弟子阿蘭尊，領我上游天宮，下游地府，房屋甚美，游到三層樓上，見一神伏案寫道：‘凌××十九爐’，遂問阿蘭尊是何原因，阿答道：‘日後爾自知。’”接着，凌湘洲便和当地上层統治人物蔡理卿、何宜清、薛新芳等密謀辦道。凌湘洲自稱教主，說是十八羅漢轉界，將來世界上各道門、善門都要歸于此道，統一全球做皇帝。

凌湘洲从一九三三年創辦忠恕道開始，一直到解放初年的十六年間，他依靠這個反动迷信組織，喪盡天良，做盡了種種壞事。

開始，他和狗腿子們編造了各種各樣的謠言，欺騙和威逼群眾入道，并規定凡是入道的，每人必需先交一塊銀元的入道費。僅這一項，凌湘洲就詐騙了銀洋一萬八千多元。另外，凌湘洲每年念經十二次，每次都要收銀洋三百多元、香油六百斤、大米三千多斤，這樣，凌湘洲每年就詐騙農民用血汗換來的大米三四萬斤，銀洋三四千元。

凌湘洲還利用忠恕道經常擺道場、開佛堂，利用這種種迷信活動欺騙群眾，殘害人民。

一九三五年天大旱，禾苗焦枯，田地龜裂，農民日夜不停地車水救苗。凌湘洲乘農民焦急之際，不准車水，強迫求神降雨，要每家農戶出兩塊錢。五月二十四日這天，在萬壽觀門口高搭彩棚，強迫群眾在台下燒香磕頭。凌湘洲身穿道袍，在台上裝神作鬼搗騰了一整天，天空仍然連一絲云彩也沒有。凌湘洲向群眾說：“眾心不誠，捐錢太少，你們還要捐錢，明天繼續求雨。”凌湘洲正是在農民日夜車水救苗的節骨眼上，不准

农民求水，硬逼着农民求神降雨的。结果，几天过去了，一滴雨也没下，庄稼也耽误了，秋后颗粒未收，弄得成千上万的农民噙着眼泪，携儿带女出外逃荒，而凌湘洲又从中搜刮到了一大笔农民的血汗钱。

凌湘洲还利用忠恕道开香堂、卖假药。他到处宣扬说：“谁若有病，可以到我这里来求取神药、神方。”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杨岗农民胡培三的父亲病了。胡培三用重金在凌湘洲那里，买了一些“神药”。谁知他父亲服后，病情立即转重，竟在第七天上死去了。方集王子辅的儿子害眼，求“药”洗眼，结果花了一百多块银元，还落了个双目失明。其实，凌湘洲用“神药”的欺骗伎俩，害死的何止胡培三的父亲一个！造成终身残疾的又何止王子辅的儿子一个！现在的冷水店、杨岗、小货窑三个村的社员，当年受害、受骗的就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在冷水店一带，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嘴里念着经，心里想着钱，脸上带着笑，背后藏着刀。”这首民谣充分揭露了凌湘洲办忠恕道的伪善面目和他通过忠恕道所犯下的血腥罪恶。

一九四七年，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凌湘洲看到自己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他就更加无耻地利用忠恕道，进行反动活动。特别是当我解放固始县城时，凌湘洲竟穿起道袍，煽动守城匪军说：“大胆守城，暗中有神仙保佑！”驱使匪军为他卖命顽抗。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凌湘洲创办忠恕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诈骗钱财、坑害人民，而且是为了死心塌地地反对共产党，梦想维持他的反动统治。

群众翻身 罪魁祸首

在“南霸天”独霸固始南乡的血腥年代里，数十万劳苦群众，成天在刀尖子上滚来滚去。他们日盼夜想，盼望红军早日回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固始县。固始解放后，凌湘洲隐蔽下来作垂死挣扎，企图变天。可是，受尽了“南霸天”残酷迫害的穷苦农民，已经觉悟了。他们在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下，一个个挺直了腰杆，纷纷向人民政府揭发了“南霸天”的罪行和阴谋诡计。

一九五〇年冬，我人民法庭在罗道冲组织了“南霸天”凌湘洲血腥罪恶的控诉大会。这天，方圆几十里的受苦群众，一个个扬眉吐气，怀着无限的愤怒，陆续来到了会场。老人们拄着拐杖，妇女们背着小孩，连解放前受害最深、流浪到安徽金寨县的白发苍苍的小李大等，也闻讯赶来。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站满了整个会场。控诉开始了，当大恶霸凌湘洲被带到台上时，千万双拳头举了起来，人们几十年来的血海深仇，象怒火一样涌上了心头。苦主们一个一个紧握双拳，控诉“南霸天”滔天罪恶，倾吐着积压了许多年的深仇大恨！小李大由人扶着，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愤恨得热泪盈眶，双手颤抖。当他控诉完了这个大恶霸血淋淋的罪恶后，愤怒地指着凌湘洲说：“个天就是扒了你的皮，刮了你的肉，也消除不了我们穷哥儿们的心头大恨！”这句话说出了台下无数个被迫害群众的心里话。霎时，老人们要“南霸天”归还儿子，妇女们要“南霸天”归还丈夫，青年人向他要爹娘，要求报仇雪恨的呼声

惊天动地。

人民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庄严地判处大恶霸地主凌湘洲死刑，为中国人民伸雪了血海深仇。

(中共固始县委宣传部供稿)

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罪恶之家》一书

血 債

“乡丁发脾气，温家必买地。甲长一张忙，温家必盖房。”“温家的斗，不讲理，出九进十一。温家的秤，要人命，两个秤锤换着用。”“住到老君庙，不死也被逼上吊。住到南陔乡，别想喝碗如意汤。”

这几句民谣，十五年前在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附近的乡村中，曾广泛流传。

老君庙是汝南县的一个大集镇。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南陔乡乡公所的所在地。乡长叫温警吾，是个赌棍出身的大流氓。他当乡长，是仗他哥的势力爬上去的。

旧社会有句老话：“要想发大财，必得当大官。”温家的祖辈，并不是什么大富户，当年温警吾弟兄俩分家时，每家也只有十来亩地。后来温警吾的哥哥温其亮扛着蒋介石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招牌，由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团长、副旅长、少将参谋，到抗日战争后期，竟一跃而为伪河南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温其亮这个“刮民党”的忠实走狗，继承了他主子的衣钵，利用副司令的职权，大肆掠夺民财，不到五年时间，就搜刮到银元数万，买进好地五顷，盖起了瓦房一大片。这一下，可把个爱财如命的温警吾眼红得坐卧不安，于是，他接二连三地给温其亮写信，要个差事干。时隔不久，温警吾就接到了汝南县伪县长的委任令，当上了南陔乡乡长。

溫警吾这条地头蛇，爬上了南陔乡乡长的“宝座”之后，和他哥一样，怀着“不杀穷人不富”的毒辣心腸，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他当了八年乡长，就买进好地五百多亩，盖起新房六百多间，仓库里常年存粮数百石。家里其他財物不算，仅是銀元就有八大缸。老君庙集上，二百一十亩宅基地中有一百三十五亩是他的，集上凡是能賺錢的生意，样样都有他的。不仅如此，八年間，他还杀害人命三百多条，奸污妇女无其数。他罪恶多端，血債累累，群众恨之入骨。因此，当时这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謠：“溫警吾，是只虎，网网吃人不吐骨，敲詐勒索逼人死，奸淫凶杀心狠毒，白骨坑上建家业，哪村都有血泪苦。”

这首民謠，不仅揭露了溫警吾的血腥罪恶，而且，还反映出南陔乡广大农民痛恨和仇視溫警吾的憤怒激情。

可是，溫警吾这只老狗，却恬不知耻地說他的发财是靠他祖上的“阴德”和溫某的“幸运”。好！現在咱就来看看溫警吾所說的“阴德”和“幸运”到底是些啥貨色吧！

一张便条 搶进銀元成万
三人三枪 害得千戶破产

如狼似虎的溫警吾，当上伪乡长的第二天，就给全乡十六个保，发去这么一张紙条：“为保国軍抗日，奉命征收富捐，每保銀元八百，限期五天交完，若有刁民违抗，立即捆綁送官。”这张紙条虽然不大，但却给全乡农民带来了大灾大难。当时，除了有权有勢的地主富农，溫警吾不敢惹以外，只要有碗稀飯喝的农户，大門上都被溫警吾貼上个“富戶”标记。接着，手执

木棍的多丁、保勤务、甲长等一帮狗腿子，就登上門来逼交捐款。唐庄村农民袁福三，一家五口人只有六亩地，也被划为“富戶”，硬逼着要交五块銀元的“富捐”。袁福三連吃都顧不上，哪有錢交“富戶”捐呢？袁福三憤怒之下，直奔伪乡公所找溫警吾說理。溫警吾理屈詞穷，被质問得张口結舌，說不出半句話来。溫警吾一看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了脸，于是眉头一皺，計上心来，赶忙給狗腿子递个眼色，血口噴人地大叫：“袁福三！你胆大包天，竟敢反对抗日！来，快把他給吊起来！”話音未落，一群狗腿子蜂拥而上，将袁福三吊在大梁上。一陣皮鞭、木棍过后，袁福三被折磨得不成样了。常言說：“儿是娘的連心肉。”福三娘为了搭救儿子，含着滿腹悲憤，卖掉了自己仅有的几只羊，交上了“富捐”，救出了儿子。看！溫警吾这条毒蛇多么凶残，就这么一张紙条，竟将全乡农民坑害得叫苦連天，而他自己却从中吞噬了农民的血汗錢达一万二千八百块銀元之多。

貪得无鑿的溫警吾，刚发过“富捐”款的大財，接着又来了个“三人三枪”的鬼花招。啥叫“三人三枪”？溫警吾說：“为了維護地方治安，每保出三个人，三支枪，組織一个乡保安队。”还規定什么“凡是交不出人和枪的，可以实行枪支变价，出錢买人。一支枪的价錢是：一千五百斤小麦，外加四十块銀元；一个人的变价是：五千斤小麦，三百块銀元。限期一个月全部交清，若逾期或抗拒不交者，即以勾結土匪、扰乱地方治安論处。”溫警吾的狐狸嘴巴这么一张，狗腿子就四下出动，逼粮逼枪。丁营村，有个农民叫丁老二，因交不上枪支变价款，被伪保长抓去住了十八天“小黑屋”。丁老二气憤填胸，大罵溫

警吾是狼心狗肺，只图自己发财，不管百姓死活。伪保长把这事向温警吾一回禀，温警吾真象是谁厕他老祖宗头上一样，两只三角眼顿时立楞好高，拍案大叫：“快给我把他抓过来！看他是不是长有三个头六只眼！”

丁老二被捆绑着押到了温警吾的刑房。刑房里阴风森森，冷气逼人，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火烙铁、老虎凳、辣椒壶等数十种刑具。丁老二两脚还没有站定，几个长着满脸横肉、手执木棍的凶手，扑上前去就劈头盖脑地打了起来。片刻间，丁老二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但倔强的丁老二并不示弱，仍理直气壮地骂不绝口。这时，坐在一旁的温警吾，呼的一声站了起来，冷笑了两声说：“好个丁老二，你还硬？这才只是个见面礼！”话音未落，只见他两只三角眼又往上一立楞，大叫一声：“给他来个‘凤凰单展翅’。”接着，几个凶手一涌而上，将丁老二的两只脚和一只手从背后捆在一起，吊上了梁头，并用皮鞭抽打，逼他将没捆住的那只手向前伸，作什么“单展翅”，进行侮辱。但是有血性的丁老二，任凭怎样毒打，誓不伸手。他忍着剧痛，咬牙切齿，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怒视着温警吾。

这时，得意忘形的温警吾，两手插在腰间，走到梁下对丁老二狞笑说：“怎么样？到这里，我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让你尝尝这个味道，也算姓温的对你不错吧！”

“呸！狗娘养的东西！”丁老二一口鲜血不歪不斜地正吐在这个大恶霸的脸上。

这口鲜血，象一把复仇的利剑刺向温警吾，它表达了丁老二心底里的万丈怒火。

这一下，可气炸了杀人魔王温警吾。他暴跳如雷，象疯狗

一样地嘶叫着：“打，打，给我打！……”

又一陣雨点似的皮鞭、木棍落下来，丁老二晕了过去。狗腿子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劈头泼了一盆冷水。丁老二苏醒过来后，又被凶手拖上了老虎凳。他的上身绑在一根木柱子上，两腿被平放在一张长凳上，膝盖被绳紧绑在凳面上，两个凶手使劲往上掀着他的两只脚脖，另外两个凶手还使劲地向他腿肚子下面塞青砖。野兽般的温警吾却在一旁嚎叫着：“不给你个厉害，量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丁老二早已横了心，他想：在这些狗杂种的黑暗统治下，横竖也是一个死。死，也要站着死。如狼似虎的凶手，看到了老二的硬梆劲，个个双手发颤，不敢靠近。但在温警吾的驱使下，一連在他腿肚子下，又垫了四块青砖，丁老二依然骂不絕口。接着，又是一陣毒打，丁老二再一次晕了过去。

丁老二的妻子在家哭得死去活来。好心的邻居們，紛紛前来劝說。她万般无奈，只得把全部家产卖得一干二净，交上了“三人三枪”款，才把丁老二救了出来。这时的丁老二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

万恶的温警吾，就象迫害袁福三、丁老二那样，张大血口几乎把南陔乡农民的血都要吸干了。

据調查，被温警吾“三人三枪”款逼得傾家蕩产的不下一千戶。温警吾从中榨取了八万斤小麦，一万四千多块銀元，并組織了一支全副武装、专门残害农民的乡“保安队”。

巧施詭計 興建深宅大院 重利盤剝 害死人命無數

一九四二年，也就是溫警吾當上偽鄉長的第二年，他一心要想修建一所富麗堂皇的深宅大院。為此，他就以修建鄉公所為名，大興土木。溫警吾一面下條子向每保要民夫二百名、大車十輛；一面派出八十多名鄉丁、警務員，攜帶槍支到各保催車逼工。溫警吾拆毀了閻寨寨牆，並脅迫群眾連夜將牆磚運到他的宅基地上。在工地上，為虎作倀的保長、鄉丁、警務員經常不斷地毆打農民，強迫大家給溫警吾賣命干活，甚至連上茅房都會被誣為“怠工”而遭到毒打。溫警吾就是這樣利用農民的血汗，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建起了一所稱心如意的公館。這所閻王殿四周是五米高的青磚圍牆，還有三座高大而堅固的炮樓，中間是一百多間青磚藍瓦的房舍。

溫警吾自從有了大批槍支和匪徒，又有了自以為能夠安全藏身的炮樓院以後，他就更加殘酷地盤剝農民了。要捐、派款的條子，一個接一個地傳下去。什麼富戶捐、學糧捐、大包麥軍糧、人頭稅、保安費、鄉丁款、保甲款、慈善捐等等，不下一百種。這些捐、款、稅、費的名目究竟有多少，就連催糧逼款的鄉丁、保甲長也說不清。橫豎他們只要認為哪戶農民有點油水可榨，那就向他們要款逼稅、催糧收捐。寫張白條往你面前一伸，就得交錢。誰要是說聲交不起，馬上就給加上個“違抗法令”或是“勾通土匪”的罪名，把你繩捆索綁，拉到鄉公所，輕則坐“小黑屋”，重則毒打致死。溫警吾經常對他的爪牙說：

“誰家有東西不拿出來，你就卡着脖子也得擠出來！”就是這樣，每一次派糧派款的结果，不知多少農民被逼得傾家蕩產，而溫警吾的“產契”箱子里，也就不知增加了多少買地置宅的“文約”。不到五年光景，溫警吾就將老君廟周圍的好地霸占得一干二淨。老君廟集上的二百一十畝宅基地，有一百三十五畝轉到了他的名下。他還在老君廟、汝南、駐馬店三地蓋了六百多間房屋，成了所謂家藏萬貫的“富豪門第”了。但是，誰都知道，這萬貫家財正是農民的鮮血和汨水凝成的！

溫警吾為了發家致富，還使用更惡毒的手段。

住在老君廟集上的老戶，誰都知道吳收一家是怎么死的。

吳收全家九口人，三十二畝地。弟兄三個辛勤勞動，在平常年景還能過得去。一九四二年鬧災荒，加上苛捐雜稅的盤剝和土匪的搶劫，弄得屋裡糧無一粒，面無一撮，全家人哭天呼地。但是溫警吾這個陰險毒辣的家伙竟認為這是霸占吳收那三十二畝地的大好時機，馬上派人將吳收請到家里，以好烟香茶招待，並裝出一副“慈善”的樣子說：“聽說你的生活很困難，家里沒啥吃。咱都是自己人，你咋不早吭氣？來我倉庫里扛個三斗五斗的，那不算啥。將來有了還，沒有，我還能向你要！去，把谷子扛去兩布袋先吃着。”吳收明知這是個坑，但是為了顧命，只好在溫家借了四斗半谷子。

第二年，偏偏又是個荒年。秋季，只收了六斗糧食。到第三年春天，吳收一家九口人在死亡綫上掙扎的時候，溫警吾帶着一群打手逼債來了。溫警吾前頭走，狗腿子後面跟，有的掂着槍，有的扛着“黑心秤”，瘦猴子似的管賬先生還拿着算盤。一群人面獸心的壞蛋蠻橫地闖進了吳收的家門。吳收驚慌地

赶忙招呼：“温太爷，坐吧！到我家有事吗？”温警吾冷酷无情地说：“吴收！你不要装迷，你吃我的四斗半谷子，今天是清账的时候了！”吴收哭丧着脸恳求说：“太爷！今年年景不好，往后缓缓吧！”温警吾把脸一沉，嚎叫道：“想得怪美，哪有这么多便宜事。我的粮食，喂个猪，一月也攒两车粪，叫你吃了对我有啥好处？”随即转身向管账先生瞅了一眼说：“给他算算该多少粮食，叫他一次还清。”

瘦猴子管账先生立刻伸出他那比杀人刀还厉害的血爪子，稀里哗啦地扣着黑子算盘说：“借四斗半算五斗，‘出门利’加倍——二五一石，‘利上利’加倍——一二得二；‘打滚利’加番——二二如四，二四得八，连本带利一共八石。”

“连本带利一共八石！”这句话犹如闷棍夯头。吴收一家顿时嚎啕大哭：“天哪！吃的还没有，俺哪有那么多粮食还账呀！温太爷，你积个德，改年再要吧！”

温警吾恶狠狠地说：“不行！我要趁这年头买几亩好地哩。你没有粮食，有地、有房子都可以顶嘛！”接着，向身边的打手们一挥手说：“给我搜！”吴收听了这话急忙高喊：“你们不能不讲理呀！”温警吾照吴收劈脸一个耳光，骂道：“穷鬼，啥叫不讲理？”这时吴收肚子都要气炸了，跳起来高声大叫：“老子今天不活了，我和你拚了！”顺手拉过来一条木凳。可是他还没有举起，就被几个狗腿子捺倒在地，枪捣脚踢一阵毒打，打得吴收晕了过去。接着，这群豺狼又闯进里屋，翻箱倒柜，把吴收的一些能卖钱的东西和三十二亩地、十一间房子的“契约”全部抢去。此后，吴收一家大小九口，连气带饿，接二连三地相继死去。



吳收肚子都要气炸了，跳起来高声大叫：“老子今天不活了，我和你拚了！”

“温家的斗，不讲理，出九进十一。”“温家的秤，要人命，两个秤锤换着用。”这说的是温警吾发家的另一种毒辣手段。

本来，老君庙的斗，一斗灌麦五十斤。温警吾的斗却不同。他有两种斗：一种是收租、要账时用的，一斗灌粮五十五斤；一种是在向外放债时用的，一斗只灌粮四十五斤。就用这种斗，一来一往不知道坑害了多少穷苦人。至于他用的秤，也是大进小出，一杆秤上有大小两个秤锤换着用：往外出时，秤杆上挂个小秤锤；往里进时，秤杆上就换上了大秤锤。后来，他嫌这样用着不方便，就专门制了杆“加五秤”。所谓“加五秤”，就是你拿一百五十斤粮，放在他秤上一称，只有一百斤。温警吾就是使用这杆“黑心秤”，从农民手里夺走了七万石粮食，把很多农民逼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

每年夏秋两季，当佃户和四乡农民向温警吾交纳粮食的时候，温警吾为了不叫农民识破“加五秤”的骗局，就在仓库院里设上三道岗。第一道岗设在仓库院的大门口，两个乡丁掂着木棍站在两旁，当农民抬着粮包走到时，这两个乡丁就叉打叉骂，先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心惊肉跳；第二道岗是在过秤的地方，周围的打手更多，打骂得更凶，催逼着你快把粮食抬上秤，特意弄得你顾不上去看秤星子；第三道岗设在仓库门口，又是拳打脚踢地叫骂着：“把粮倒进仓库里，赶快滚开！”就这样，温警吾满以为可以唬着农民不会发现他用的是“加五秤”，其实农民早就看透他要的是啥鬼把戏了。一出温家的门，大家就气愤填胸地大骂：“交一次粮，简直是过一次鬼门关。吃昧心粮，总不得好死！”“狗娘养的，心真狠，真是杀人不用刀！”

利用灾年残害难童 图霸民财凶暴嗜杀

一九三八年，蔣介石在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黄水成灾，黄泛区大批难民陆续逃到汝南。有一年春荒粮贵，老君庙集上，到处是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难童和失去爹娘的孤儿。就在这个时候，吃人不吐骨头的温警吾，又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于是，他赶忙将流落在老君庙集上的难童和孤儿“收容”起来，办了个“慈善堂”。他借救济名义，向全乡农民派粮，规定每保出两千斤小麦、五百斤谷子。温警吾虽然收来了大批粮食，可是“慈善堂”却象地狱一样。一百多个难童和孤儿，被装在几间低矮的草棚里，屎尿气和汗臭气，把孩子们熏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孩子，每天除了喝上两碗霉米稀汤外，其他什么东西也不给吃。他们饿急了就爬到猪圈里，趴在朽木柱子上啃；渴了，趴在地上喝尿。纯洁无辜的孩子，就这样被温警吾，被疾病和饥饿，苍蝇和蚊虫折磨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温警吾这座人间地狱所“收容”的一百八十六个难童和孤儿，竟死去一百八十四个；幸免没死的两个孩子，是因为被温警吾卖出去了。他办“慈善堂”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在残害无辜儿童的同时，借救济难童的美名，又在农民身上榨取了四万多斤粮食。他就用这批粮食，不！是一百多难童和孤儿的鲜血，换来了三处宅子和二百多亩好地。

温警吾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的心比豺狼还狠十分。他经常说：“要想富，就得‘狠’，不‘狠’不能富。”因此，他除了派

粮派款大肆进行抢夺勒索外，还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卑鄙毒辣的手段去霸占农民财产。

贫农吴炳乾的二亩宅基地和温警吾相邻。温警吾早就红了眼，一心想霸为己有，可是，就找不着借口。一天，他突然对狗腿子说：“吴炳乾偷了我的东西，你赶快把他给抓来！”

温警吾的狗腿子闯进了吴炳乾家，一言不发，动手就捆。吴炳乾反抗着，并理直气壮地质问：“我犯了啥罪？”狗腿子无言对答，只是瞎咋呼：“走，走！到乡公所去！”

吴炳乾被五花大绑拉进了温家大院。温警吾一见，也一言不发，只是向狗腿子努努嘴。这些家伙就象饿狼一样扑向吴炳乾，一阵毒打之后，又把他吊到梁头上，继续毒打。刹那间，吴炳乾被打得皮开肉烂，死去活来。温警吾这才开了腔：“哼，你这个穷鬼，竟敢偷我的布袋。限你三天滚出老君庙五十里以外，若说半个‘不’字，我剥了你的皮！”

“你，你……这是什么话！我姓吴的再穷，也不作亏心事，你不要诬赖好人！”

“好啊！是我诬赖了你？不给你个厉害，量你也不会承认。再给我狠狠地打！”

一阵棍棒过后，吴炳乾又痛昏了过去。当吴炳乾从梁上卸下被冷水泼醒后，温警吾又恶狠狠地说：“我有一个穷邻居，就多了一个贼。你认也罢，不认也罢，反正你得给我滚出老君庙！”几天以后，吴炳乾在温警吾保安队的威逼下，怀着满腹悲愤，忍着全身剧疼，带上全家老小离开了自己的家，流落他乡。温警吾不费吹灰之力，又夺来了一块二亩大的宅基地和七间房子。

旧社会，人們常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实际上，在旧社会里，穷人只有遭祸，不会得福。老君庙集上的湛大安，因为拿四十八串钱到温警吾的粮行去买粮，就遭到惨杀，以后，他母亲也被逼死，妻子被逼得流落外乡。

湛大安是个小本生意人，在集上开了个小饭铺。在一九四一年的一天，天将黑，他坐在饭铺门口等客，从北面过来十八辆独轮车，停在饭铺门口。湛大安乐滋滋地把客人安置好以后，却又发起愁来：缸里只剩下不到五斤面，拿啥给客人做饭吃？于是，他急忙走东家、串西邻借了四十八串钱，立即到粮行头郭大柱那里，想杂几斗麦磨磨支应客。

郭大柱是温警吾的大舅子，给温警吾开粮行。这家伙仗着他妹夫的势力，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流氓。

湛大安把钱交给郭大柱后，他一不给粮，二不退钱，硬说这四十八串钱来路不明。湛大安气得指着郭大柱的鼻子骂道：“你个狗仗人势的东西，不要欺人太甚！我这钱都是借的，有名有姓，你诬赖不了！”郭大柱也一蹦三尺高，说：“这是温乡长的命令，买粮超过四十串钱，一律缴公！”

湛大安是个硬汉子，他哪能在这强权下面低头。听郭大柱这么一说，他更是怒火冲天：“我不管你是什么乡长的命令，狗长的命令，不讲理总算不中！今天你不给我的四十八串钱，我告你到省政府！”

正吵闹间，围上了一大群抱不平的人。人们七言八语地说：“看这算是啥世道！”“明明是光天白日抢人嘛！”“他妈的，活土匪！”“我看非给逼上‘梁山’不可。”……郭大柱见势不妙，就灰溜溜从一边溜走了。

郭大柱跑到溫警吾那里，把四十八串錢的事一說，溫警吾頓時紅了眼，起了杀人心。于是，他当晚就带上八个刀斧手闖进湛家，將湛大安五花大綁架到集西头乱葬崗里。

当时，风声呼呼，乱葬崗里一片阴森凄惨景象。湛大安在劊子手的皮鞭下，在刀枪威逼下，仍大罵溫警吾。溫警吾一听，大声喊叫說：“天下是我姓溫的，我叫你死，你就活不成。我看你是要錢，还是要命。事到如今，你还敢硬。动刑！”溫警吾一声令下，只听“嘖”的一声，湛大安的右臂被砍了下来，鮮血濺得溫警吾滿臉都是。溫警吾吓得后退几步，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时，湛大安忍着剧痛，怒目切齿地高声大叫：“溫老賊，你丧尽天良，你作恶多端，你坑害了多少人，你不得好死！”

“住口！”溫警吾胆战心惊地吼叫着，并轉过脸来对狗腿子說：“砍！給我狠狠地砍！”

湛大安这个善良純厚的硬汉子，就这样被一帮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活活地用零刀旋死了。这时，溫警吾还怕湛大安不是真死，怕湛大安将来再来报仇。于是他叉亲手扒开了湛大安的腦子，剖了湛大安的胸腹。

万恶的地主階級，就是这样残暴地迫害和屠杀劳动人民的。这是永远也不能忘記的血債，血債一定要用血来还！

拨开烏云見青天。一九四九年春天，汝南县解放了。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恶霸，斗倒了地主，建立了人民政权。就在这年的冬季，人民政府在老君庙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审了这个血債累累的大恶霸地主溫警吾，

清算了他的罪恶，根据群众的要求，判处了死刑，并立即执行。广大农民群众，人人扬眉吐气，个个笑逐颜开。

如今，老君庙完全变了样，这里有了拖拉机，有了电灯，有了人民的商店，有了人民的小学和中学，农民过着幸福愉快的劳动生活。但是，人人都没有忘记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大家表示：一定要把过去受的苦记在心头，永生不忘，并把它作为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让子孙后代，永远记着过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汝南县委宣传部供稿）

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罪恶之家》一书

“活閻王”邵展成

在浙江省临安县潜川地区，解放前，有个恶霸地主叫邵展成，是原于潜县“四大家”之一。当时，他霸占着水田二千一百多亩，山地二千多亩，自称“出門三里路，不踏別人地”。这个恶霸地主，每年仅地租一項剝削得来的粮食，就有四十来万斤。他还在潜川、桐庐、杭州、上海等地开有商行，进行各种商业剝削。另外，他又身兼国民党于潜县党部执行委員、伪陸軍二十八軍高級參謀、国民党軍統特务毛森的參謀等要职。同时，他还建有自己的反动武装——“保卫团”，并私立了公堂、刑房。他利用这种种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恶势力，霸占一方，横行乡里，成了一个“土皇帝”。在他霸持的陈家村，房屋几乎全部是他的，占地三十多亩，四周筑有一丈五尺高、二尺四寸厚的围墙，一排排炮眼、枪眼，睜視着四方。那时候，天一黑，大門就紧閉了，再沒有一个入影，只有地主的狞笑，狼狗的狂嚎和受难者的慘叫声，不时从阴森森的围墙里传出来。因此，解放前潜川人民把邵展成称为“活閻王”。

“活閻王”邵展成是怎样剝削起家，成为当地有財有势的恶霸地主的呢？原来他的祖父邵开富，从舟山撑筏来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的。可是他和其他筏工不一样，虽然生来一副人相，长的却是一颗兽心，有一套欺詐穷人、奉承豪紳的手段，因此为当地的一个士紳“王秀才”所賞識，把独养女嫁给了他，

从而成为“士紳”的女婿。“王秀才”一死，邵开富就稳稳当地继承了这份“絕戶家私”。接着，他又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时，在逃亡了的陈家大地主的水塘里，捞了一大笔地主埋下的“不义之财”。于是，邵开富就利用这些钱财，继承地主阶级的恶毒手段，开始向农民进行残酷的剝削和掠夺，他的家财也就越来越大了。

要知道，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一户地主发家，是建筑在多少户农民破产的基础上啊！

上沃村农民陈阿余，原是和邵开富一起从舟山来的。可是，当邵开富成为地主后，他就“狗眼看人低”了。一次，陈阿余为次子娶媳妇，向邵开富借了三十元钱作聘金，由于手头紧，一直还不出。邵开富也一直拖着不催。直到六年后的一个除夕，陈阿余一家正在团聚时，邵家的狗腿子就象匪徒似地冲进了門，說：“邵太爷叫你去！”陈阿余說：“今夜过年，要去也得明天啦！”狗腿子却气势汹汹地說：“識相点，今夜不去会給你好看的！”陈阿余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邵开富家。只見他家門庭若市，灯烛輝煌，佃戶債戶穿梭一样，来送礼續租、付息轉賬。当时，劳动人民把除夕叫作“年关”，就在这个“年关”，有多少人象陈阿余那样，准备着迎受卖儿卖女、傾家蕩产的悲惨命运。陈阿余走进厅堂，只見正中的太师椅上，邵开富高高坐着。他阴沉着脸，冷冷地說：“阿余，媳妇也討啦，孙子也抱啦，欠我的錢怎么讲啊？”阿余說：“今年是还不出啦，明年一定想办法还你！”邵开富厉声說：“看你嘴硬，你知道連本带利，已欠我多少？五百元啦！”阿余一惊，但还是倔强地說：“五百元也要还！”邵开富連連冷笑，說：“不要再硬啦，还是把你那三間

两弄楼房抵给我吧！”阿余不肯。狠心的地主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说：“不拿房子抵，当夜还现钱，否则不准回家，立即送官法办！”这样，一直相持到半夜，在邵开富和他的儿子邵瑞庭的胁迫下，阿余只得忍痛地伸出发抖的手，在地主写好的文契上盖了指印。但更毒辣的是邵开富知道阿余是个硬汉子，还想留根小辫子抓抓。他就说，房子只能抵四百元，还有一百元，“太爷”发善心，暂时不还算了，但要遵守两条：第一，不准在外边大喊债已抵清；第二，以后到子孙手里发了家还是要还的。这时，阿余没别的办法，也只得由他说，只要求房子能暂时租住，最后讲定住到八月份出屋。可是，邵开富早就打算用这屋开店，一下房子抢到手，哪里肯再出租！所以，到二月初，他就趁阿余外出时，派了一批打手，把陈家的东西全部扔出，开店营业了。阿余回来，见家门面目全非，顿时昏了过去。不久，终因忧郁过度，含冤而死。妻儿为了办丧事，又不得不把仅有的七亩活命田，卖给了邵开富家，几个儿子也都被迫进他家做了雇工。

农民陈阿余的破产，仅仅是邵家地主剥削发家过程中，千百户农民遭受家破人亡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走进陈家村，还可看到当年邵家的围墙里，封的一道道大门，开的一条条狭弄，一幢幢坐北朝南、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的杂乱无章的房屋，这就是当年邵家兼并别人财产的痕迹。如果你问一问当地的老年人，那他还会告诉你：邵展成用大厅改的“后院寝室”，是霸占陈阿孝家的；用六间两厢走马楼改的谷仓，是并吞洪阿通家的。在拆倒的围墙边，现在还倒着一块墙界石，上面刻着：“此墙经县备案，由邵姓筑高



到二月初，“老閻王”趁阿余外出时，派了一批打手，把陈家的东西全部扔出，开店营业了。

收管，陈姓不得借故侵毁。”这就是当年邵展成霸占陈家全村后，为他的“土皇城”筑围墙，强夺陈家一个孤老太婆住的房屋的铁证；也是陈家村一步步变为邵家“閻王殿”的铁证！

邵展成通过层层盘剥，强占巧夺而发家致富。到一九三四年夏，潜川地区两个月没下雨，田稻颗粒无收，大批农户破产。邵展成更是趁火打劫，大量买田，一跃而变为潜川最大的地主。

层层剥削比网密 万家辛劳全落空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門三代吸血鬼，到底是通过哪些方式，对农民进行种种残酷剥削的。

“活閻王”邵展成和其他地主一样，用霸占来的大片土地，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这是他剥削农民的一种主要手段。邵家的地租，佃户们把它叫做“铁板租”。这种租，在租契上都事先写明：“不管水旱虫风各种灾害，固定租额，不得少交”。一般每亩田每年要交租谷一百八十到二百二十斤。按当时正常年景，水稻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这样，地租就占去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如果遇上荒年歉年，农民还要借谷交租。现在陈沈生产大队的农民陈启根，解放前曾向邵展成租了三亩田，定租每亩二百二十斤。有一年，由于歉收，他向邵展成求情减租。邵展成不但不肯减，反而凶狠地说：“你种不来田，还是不要租吧！”竟狠毒地把田都抽回去了，逼得陈启根长期流浪在外。七坑村农民黄瑞利，租了“活閻王”八亩田，每年

定租谷一千六百斤。一九四一年大旱，黃瑞利為了多收幾顆谷，就日夜車水抗旱，真是車得腳底紅腫人脫力。那知到收割那天，邵展成竟帶了一幫狗腿子來了，在田塍上監督著實割實稱，八畝田總共只收了一千五百斤谷。黃瑞利正想上去求邵展成減下幾顆，好做來年的種子。誰知狡猾的地主卻先開腔了：“我邵老板原諒你第一年種田，不足的一百斤就算了，可是一千五百斤一顆不准少！”不容分辯就回頭走了。黃瑞利起早摸黑地淌了一年汗，却連新米飯的香氣都聞不到一絲！盼來年的春花吧，可是到春花收割時，凶狠的狗腿子又突然湧到了田頭，說：“去年欠老板的一百斤租谷，趕快交來！”黃瑞利一家又只得眼巴巴地看著他們挑去一百斤菜子。事實上，這一百斤菜子要抵上二百斤稻穀。因此，當時佃戶曾用這樣的歌謠，控訴了邵家地主的“鐵板租”：

烈日當空象火傘，	可惡地主“鐵算盤”，
全家車水苦抗旱。	地租顆粒不能減。
汗珠如雨灌田畝，	租谷一挑稻桶空，
收成還不到一半。	牛耕米還要借來還。

除“鐵板租”以外，邵家地主還有一種更厲害的地租剝削，這就是“預租”和“押租”。也就是農民在租種邵家的田以前，都必需預交一年租谷，或預付一筆押金。西樂堰農民劉久星，租了七畝田，就預交了十八元銀洋做押金，折谷八百多斤，作為荒歉年抵租之用。因此，即使農民顆粒無收，地主還可照樣剝削。

在邵家進行地租剝削過程中，還採取虛加畝分，層層克扣的惡毒手法。另外還特置了一整套剝削工具，如：六葉風車、

大斗大秤等。虛加亩分，佃戶們把它叫做“空头租”。西乐堰农民黄江根，租了邵展成十四亩田，在一九二二年被山洪冲掉約二亩半，但仍得按十四亩交租，一直交了二十多年，到解放才止。农民毛可法，向邵展成租了七亩田，竟要交十亩田的租。

每年秋收交租时，邵家先要用“六叶风車”猛力搗过，然后，地主过来伸手插进谷籬，抓起一把一看，摇摇头說：“不行，是花谷，要打个九五折！”再把谷放在茶杯盖那么大的手磨里一碾，把碾出的米放进嘴里一咬，又摇摇头說：“不行，是潮谷，再打个九五折！”几个折扣一打，再用大斗一量，农民剩下的就只够付牛耕米和种子谷了。吃的只有盼望再种一季春花，但是春花也不一定能拿得到手。例如农民刘阿尚，在租田里种了四亩麦，眼看即将成熟，邵展成却派狗腿来抽田了。此外，向邵展成租田租山的，还要送礼、帮工。据說，那时逢年逢节，邵家平均每天总要收到三四十只鸡。佃戶們給他白做的工，更是难以計算。如果被叫到出工，那即使天落“鉄”，也得去，否則就会遭到抽田，甚至更大的迫害。佃戶徐根土，有一次因为自己家里生活忙，沒有去“帮工”，被邵展成知道后，把他抓到麻車埠乡公所，坐了两天班房，罰了两块白洋才了事。

残酷的高利貸，也是邵家地主盘剝、兼并农民土地、财产的重要手段。邵展成的父亲邵瑞庭，是有名的“鉄算盘”。他把誰家缺几个月粮，什么时候开始断粮，全記在賬本上。到五荒六月，时机成熟了，他才开始出借粮食。但是，他借錢还要选择对象，如果誰一貧如洗，那就絕不会“照顾”到。邵瑞庭真是“嘴甜如蜜糖，心毒如砒霜”。他經常对打算借債的人說：

“我邵老爷照顾你家的困难，借你……”可是，当你听了他的花言巧语，真的向他借时，他就先要你拿田契、房照去押。你的田产该值一百元，他就借你五十元，讲好第二年还钱贖契。这叫做“死头活尾”，意思是产权已捏在他的手里，只给你留下一线贖还的希望。如果你第二年还不出，那就“洋不起利，田不交租”，无形中你的田产已是他的了，只是暂时不向你收租罢了。到第三年再还不出，那末就要“交契管业”，田地房产就完全变成姓邵所有。如果你再要耕种、居住，那就得向他家交納重租。有一年，“铁算盘”邵瑞庭看中了上沃村农民伍樟土的田产，他就趁伍家有困难，一蹶一蹶地走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嘿嘿，困难大家都是有的，要用，就借几块吧。”可是当伍樟土真向他借时，他又卖起关节来：“现在大家都困难，银根紧，哪有钱出借！”等伍樟土急得两回三趟地往他家跑时，他才狡猾地摸摸八字胡子，说：“如果你真急用，那就掉个头吧！不过得弄点东西抵押抵押。”伍樟土没法，只得拿了自家四亩田、十亩地的契纸去抵押，总算借了一百元钱。但这一来，也就落进了他“死头活尾”的圈套了。“铁算盘”拿到了田契，嘴里虽然在假惺惺地说：“那么，我就暂且代管代管，你按期还钱，我立即还契，决不失信，决不失信！”可是，谁知道他心里又在想什么鬼计呢？说实话，要么就不去向他借钱，借了，那就休想逃出他的圈套。伍樟土借的一百元钱，到了第三年，不知怎么一来，被“铁算盘”的篇一算，连本带利滚到了三百七十元。伍樟土在“铁算盘”的强催硬逼下，不得不忍痛把全家赖以活命的四亩田、十亩地抵给他。可是，邵瑞庭的算盘一响，只能抵二百八十元，尚欠九十元，商定分三期还清。但狡猾的

“鉄算盘”，見伍樟土愈来愈穷，怕以后捞不到手，不等到期，就把伍樟土家仅有的一条耕牛牵了去。按他的算盘，这条牛只抵得六十元，剩下的三十元，打了树上的相子，割了田里的菜子，才算还清。請看，这多么凶狠！

到了“活閻王”邵展成开了油坊以后，他又狠毒地采用谷折菜子，菜子折谷的办法，来盘剝农民。如果你向他借一百斤谷，到秋收不出两个月，就得还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斤。还不出，那就要轉期了。轉期时，一斤谷折一斤菜子。到第二年春天，如果没有菜子，再要轉期，菜子又要折成谷。因为菜子价格要比稻谷高，这样再折回去，原先一百斤谷就变成二三百斤谷了。邵展成如此恶毒地盘剝农民，就使农民背的債好象雪天穿蓑衣一样，越积越多，越背越重。最后，不得不卖田卖屋，傾家蕩产，甚至連自己也得送进“活閻王”家，給他作牛馬。真是：

“閻王債”，象把刀，	层层盘剝“滾雪球”，
杀人不見血道道。	利上滾利还不了。
借了一担还两担，	卖田卖地卖房产，
沒有“情面”借不到。	再卖自己命一条。

邵家除了用地租、高利貸等方式进行剝削外，还通过雇长工的方式，来榨取农民的血汗。邵家常年雇有长工二十多人，专门为他种田管山、放牛喂猪、看馬养狗……在邵家做长工，簡直象国民党集中营里的罪犯一样。天不亮，就赶你起床吃飯，下田出工。天黑收了工，邵展成怕你晚上“閑游”，会消耗第二天劳动的精力，就把你关进阴森森的下房。現在上沃生产大队农民陈邦水，当年由于父亲陈阿余借了“活閻王”的高利貸，弄得傾家蕩产，二十二岁那年，就被迫进了邵家当长工，忍

受农奴般的生活。每天，天不亮起床，早饭前，就要和另一个长工挑满两只七石缸的水，做好其他许多杂务，才能吃早饭。吃罢饭，太阳还刚露脸，气也来不及喘，又得出工了。这样一天下来，到了晚上，你总以为可以乘乘凉，吸口烟，吐吐闷气了，可是晚饭刚落肚，地主的狗腿子就又吆喝着把你赶进了漆黑潮闷的下房。

长工们这样一年又一年地为邵家流血流汗，能得到多少工钱呢？什么也没有，长工们还是空手一双，得借债过日子。因为邵家的剥削，是把地租、高利、雇工交织成一张网的。谁欠了地租，就转为高利，欠了利息，就得当他的长工，让他克扣工钱。试想，这样东转西扣，还有什么工钱呢？有时即使没有“理由”好扣，邵展成也可以不付给你。上沃村农民吴太安的儿子给邵展成看牛，讲定每年工钱十二元，后来吴太安自己又给邵展成种菜，讲定每月工钱两元。到十二月谢年算账时，吴太安做了七个半月，共十五元，加上儿子的看牛工钱，共二十七元，可是邵展成只付了六元。还有二十一元，以后去向他讨时，邵展成却皱皱眉，挥挥手说：“你还要多少？罗里罗苏，还不给我滚回去！”老实的吴老汉哪敢再讲，只得忍气吞声地离开了邵家。

在旧社会里，给地主当长工啊，真如歌谣“长工苦”中所说的：

长工进了“阎王殿”，
做牛做马苦黄连。
出工太阳没起山，
歇工星星已眨眼。

年初一忙到年三十，
能有几个血汗钱？
东抵西扣加无赖，
弄得长工欠债来过年！

邵家还有一部分长工，是因为避壮丁，到他家来做苦工，吃苦飯的。对这些长工，邵展成根本不付工錢。如果誰想跳出邵家这个苦海，那末，初一出門，不出初二就会来抽壮丁了。

邵家地主祖孙三代一貫如狼似虎，盤剝农民，到了“活閻王”邵展成当家时，他的魔爪就更进一步伸向城鎮。他在西乐展开了油坊、商店，凡是佃戶的土产，都要低价卖到那里去。佃戶們的竹木，就得卖到他設在桐庐、杭州的木行里去，受着“杀价”和“水銀秤”的剝削。上沃村农民陈邦海，有二十多担拍子，本来已經和一个义烏客商商定十三元錢一担卖給他。可是被邵展成知道后，立即派狗腿子来，硬以八元錢一担强买去了。陈邦海只好哑子吃黄連，有苦說不出。如果誰欠了邵展成的租或者高利，他就把貨物拿去抵租抵利，休想拿到一个錢。

邵家地主残酷、沉重的經濟剝削，好象一张无形的严密的大网，紧紧地罩在潜川农民的头上，当时，誰也难以摆脱他家这张“剝削网”。

仗势杀人“活閻王” 无辜农民遭灾殃

“活閻王”邵展成为了保护和扩大他的經濟剝削，鎮压农民的反抗，积极夺取政治势力。一九二四年，他在伪浙江省法政学堂讀書时，投靠了反动政府的官僚权貴，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七年毕业后，他做了几个月伪鄞县地方法院書記官，就回于潜县，在国民党县党部里做了党务指导員。蒋介石实行

“清党”时，邵展成的双手也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由于他“清党”卖力，不久就被提任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

一九三八年，正当日寇侵袭，百姓生命涂炭的时候，国民党匪军，不但不开赴前线抗日救国，反而逃到偏僻的山区——潜川来鱼肉人民。而邵展成就趁机和伪一七四师一个姓王的师长勾结起来，成立了反动的地主武装——“保卫团”，用来镇压当地的革命力量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一九四二年，邵展成又拜伪二十八军军长陶广为干爹，并倚仗这个干爹的势力，当上了伪二十八军少将高级参谋。他为了孝敬这位干爹，就利用过年时节，强迫每村交肥猪一头，年糕三百斤，供他作为“干儿子的贺礼”。这十多头肥猪和几千斤年糕，使邵展成得到了更多的枪械，进一步武装了他的爪牙。这时，他有机枪四挺，短枪十一支，长枪五十支，手榴弹二十箱，自制的“过山龙”铁炮一门，还养了三匹洋马、八条狼狗。这就使得邵展成那副满脸胡子的“阎王”嘴脸更加杀气腾腾。他戴着眼镜，腰挂手枪，手握刺刀手杖，身骑高头大马，狗腿爪牙前护后拥，到处行凶作恶。有一次，东乐堰的农民林顺喜，正在地里割麦，他刚直起腰来想歇口气，就被路过的邵展成带的“保卫团”当作“土匪”，一枪打死了。杀害了无辜的农民，邵展成却连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当国民党军统头子毛森的特务部队逃到潜川乐平时，邵展成又投靠在毛森门下，做了参谋。从此，他又继承了美蒋特务的那套杀人本领，私立公堂，把庄前的小神庙作为刑房。所设刑罚，就有坐老虎凳、老鹰扑鸡、猢猻捧桃、灌辣椒水、针刺手指、夹棍拶手、跪铁火盆、火链缠身、狼狗咬头等，真可说是

应有尽有。为了配合国民党特务机关镇压革命力量，邵展成就到处抓人，任意刑讯和杀害无辜农民。有一次，分水县一个农民到新登去买小猪，错过七坑村，就被邵展成捉去，诬指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密探，带入小神庙，亲自进行刑讯。结果把那个无辜农民拷打得重伤而死。里伍村的农民孙秀旺、孙秀云兄弟，在深山冷坞种六谷，突然祸从天降，被邵展成诬为“土匪”捉去，用冷水、烧酒灌鼻子，严刑逼供。最后，又把孙秀旺送到伪于潜县政府，关入监狱。后因病危，找保放回，但不久也就不治而死了。

据当地群众检举，那时受过“活阎王”邵展成的酷刑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被他活活打死，有名有姓的就有十二人之多。就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邵展成还暗杀了我革命干部章大毛等同志。而那些无名无姓，受邵展成酷刑而死和他枪杀的就更多了。

邵展成不仅用自己的“保卫团”、“公堂”和“刑房”等工具，来实行政治上的统治，而且还通过他所操纵的潜川整个伪基层政权中的乡长、保长等亲信爪牙，对农民进行经济掠夺。农民俞阿才，一家四口人，辛辛苦苦地刚把两亩桑园培植好，被邵展成看中了，就指使保甲长，把俞阿才的正在生病的大儿子俞占银抓去当兵，后来死在外面。接着，又抓走了他仅有的未及龄的小儿俞柄根。当他逃回来时，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就死了。俞阿才也因悲痛过度含冤死去。丢下了孤苦伶仃的妻子，邵展成又怂恿“保卫团”的一个班长，在深更半夜闖进门去，持枪威胁，进行污辱，并强行把她带走。这一来，两亩桑园就落入了邵展成的手掌。

地主荒淫丑事多 农民辛酸泪成河

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遭遇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地主阶级却靠着他们剥削来的大量钱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从吃这方面说，邵家地主吃的米是有等级的，要分三道筛：头道筛是供地主家的太太、少爷、小姐们吃的；二道筛是出售米和工资米；三道筛是狗米。在头等米中，还有一种特等的精白米，每餐专用一只景德镇细瓷碗放在饭锅里另外蒸熟，这是“活阎王”邵展成自己吃的。邵展成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酒宴。这里只讲一讲他为那个姓王的伪师长举办的酒宴吧！那次酒宴拼起三张大菜桌，从第一天早晨吃到第二天鸡叫。鸡鸭鱼肉已不在话下，除了熊掌外，还有很多荒唐透顶的菜。姑且举他两样来说：一样是“炸金丸”。他叫长工们到河滩里去挑选一些栗子大小的小卵石，用油炸得金黄，再放进鸡汁里一渍，光吮鲜味。还有一样是“沸银球”。他叫厨工把鸡蛋去了蛋黄，用蛋清打出一个个大泡，小心地舀起放进滚油里一沸，吃时只要一吸气，就吞下去了。酒至半酣，“活阎王”的狗腿“催命判官”王伯勋的老婆，又打扮得象妖精一样入了席，使酒宴更是乌烟瘴气了。等到散席后，整个大厅乱得简直比狗打过架还要厉害。

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还讲究睡~~，还讲究睡。邵展成还专门为他的“宠妃”~~第三个老婆~~做了一张“千工床”。这张床共

有三进，头进可摆一张八仙桌，专供叉麻将、推牌九等玩乐之用；二进是浴室；三进才是眠床，两侧还有茶几、马箱。床全部用红漆镀金，四周雕满了人物、山水、花鸟。每逢严冬腊月大雪纷飞时，广大农民挨饿受冻，惨死路旁；邵展成却穿着皮袄，生着火炉，还嫌炭火气息不好，把一颗颗黑枣投入火炉，嗅着甜香。

邵展成养了八只狗，专门雇有长工为它们烧饭，每天要吃十多斤米。至于邵展成另眼看待的那只咬人的大狼狗，更是非肉不食的。而佃户们在他的重租剥削下，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上沃村的陆彩珍，过去租种邵展成几亩田，有一年交租谷时，因丈夫生病，托一个佃户代挑，淳朴的农民没有注意地主是否上眼。以后地主硬说没有交过，租上加利，把陆彩珍儿子给他放牛的一年工钱谷四百斤全部扣去，弄得家里无米过年。她到邵展成家去买米，堂上明明有大堆的白米，但地主老婆却不卖，瞪着三角眼说：“要买就买几斤狗米去吧！”买回一看，都是稗草、薯糠、砂子。当时劳动农民的生活，真还不如邵家地主的狗啊！

要逢到“红白”喜事，邵展成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更是挥金如土。这里我们只要举出两件事，就可见其一斑了。

一件是邵展成嫁女儿。那时，他勒令几千佃户“送礼”，趁机搜刮，把从农民身上剥削去的血汗钱，大肆挥霍，搞什么“金桌面”“百床被”等嫁妆。所谓金桌面，就是：金碗、金筷、金酒杯、金调羹、金碟子、金叉子、~~金刀子~~各八件、金酒壶两把、金面盆一只。在“百床被”中，光是鸭绒被就有八条，丝棉被有十多条。他还从诸暨特地打来了~~一条~~一条席子，花去好几十工。

当天目溪上开不尽地主女儿的嫁妆船时，天目溪里却流不尽农家姑娘的辛酸泪。看看当年农民结婚吧！西乐堰农家姑娘王关凤出嫁时，就只有一床破棉絮，连一条不象样的裤子还是借来的。“新房”是破牛棚，擱了几块铺板当床以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天一下雨，外面大雨，里面小雨。这是个多么鲜明的对比！

另一件是邵展成为他祖父造坟和祖母出丧。他强迫佃户“帮工”，大兴土木，出奇地在“老阎王”的坟上，大搞什么石刻青狮、白象、亭台、时钟。据说，后来他嫌坟前祭台的水磨青石板不够光滑，又用一百二十元银元，把石板磨得精光闪亮，象镀了一层银。他祖母出丧那次，他又强迫佃户一千多人送丧，在老虎滩开祭，不管白发老翁和吃奶婴孩，全部要做邵家的“孝子”，跪在路边，足有三里多路长！造他父亲邵瑞庭的坟时，更是铺张，雇了十多个石匠、三十多个砖匠，做了半年多时间。还有二千多工的粗工活，全部是强迫佃户做的。为了在坟前用小卵石拼砌一个花坛，又强迫佃户的小孩，到溪里去拾小卵石。拾时每人拿一根半寸口径的小竹管，要通得过竹管的卵石才符合规格。

现在，我们再看看当年农民死后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佃户黄江根死了娘，在山上挖了个坟坑，停棺待葬。那时佃户做丧事，还要先请东家。黄江根办了桌素酒，去请邵展成。邵展成派他的堂弟邵阿成，挂着手杖，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进门，他就用手杖敲得那薄板棺材嘭嘭响，厉声问：“葬在哪里？”“陈家壩山上。”“好大胆！这是邵家坟山，你们穷鬼有什么福气葬？破了风水你赔得起？不行！不行！”不容分辩，回头就

走。黄江根急了，为了安葬娘，只得赶到邵家，低声下气的去求情。向邵展成苦苦恳求了一个多钟头，可邵展成连理也不理。黄江根只得忍气吞声出来。他娘亲的棺材就此搁着，无处安葬。在旧社会，劳动农民真是“生无饱肚之粮，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供给邵家淫乐，有多少人为他流汗，又有多少人为他流血！上沃村农民张荣林，就为“活阎王”邵展成流过两次血：第一次是邵展成要造祖坟，从淳安茶园打了青石板来，叫张荣林等长工在天井里搭搭试试，看什么样式好。在搭时，邵展成还邀了一伙地主亲朋，坐在堂上，一边喝酒作乐，一边指手划脚。花样变了又变，换了再换，张荣林正在抬那块用银元磨光的青石祭台时，突然嘩啦一声，青石倒了下来，压碎了他左手的三只手指，当场昏厥过去。可是邵展成照样喝他们的酒，连看也不看一眼。第二次是邵展成造油坊要栋梁，差狗腿来叫正在削草的张荣林，给砍棵大松树。邵展成为了不让树干损坏，却不顾人的生命危险，强迫张荣林爬到树梢上去吊大索。张荣林架了一部二十四挡的长梯，还只到松树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只得用两把柴刀扎着爬上去。眼看快要攀到松丫，突然眼一黑，手一软，只觉得天旋地转，人从离地七八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昏过去两昼夜才苏醒。“活阎王”邵展成的心真不是肉做的，连医药钱也一毛不拔。张荣林不得不忍痛卖了两个儿子，请医治疗。整整一年以后，张荣林才能由人扶着下床走动。人虽救活了，但屁股骨只剩了半边，变成了残废，一家老少只得靠老伴一双手来维持。生活从此也就越发贫困，吃菜咽糠是经常的，更谈不到穿衣了。张荣林的一条破裤子，就整整穿了三十年。



突然嘩啦一声，青石倒了下來，壓碎了他左手的三只手指，當場昏厥過去。可是“活閻王”照樣喝他們的酒，連看也不看一眼。

邵家地主的荒淫生活，正如当地歌謠“閻王庄”所揭露的：

“閻王庄”，筑高墙，
淨簪的枪眼朝四方。
烏漆台門一道道，
朱紅樓房一幢幢。

“閻王”吃的“炸金丸”，
“閻婆”困的“千工床”……
推倒高墙揭開底，
农民的白骨堆成山！

牢記階級恨 不忘血泪仇

解放以前，在“活閻王”邵展成的血腥鎮壓和殘酷剝削下，劳动农民曾作过英勇的反抗和斗争。最突出的是东乐堰农民湯关明。这个刚强的农民，为了替他那冤死的老表林順喜报仇，敢于举起大弯刀，反抗“活閻王”，曾干出单身闖虎穴，借粮济貧；土枪打狗腿，夺水抗旱等事迹。直到现在，还为当地老农民所歌頌。他虽然三次被捕入獄，一次还被判无期徒刑；有两次都为經過的紅軍和新四軍救出。但由于湯关明等这种被压迫农民的自发斗争，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終于被一次次地鎮壓下去，湯关明最后也被阴險毒辣的“活閻王”暗害了。湯关明等农民虽然倒下去了，但是他們的血，却使更多的农民觉悟和团结起来，紛紛投奔共产党领导的紅色游击队，終于在一九四九年，配合解放大軍，解放了自己的家乡。

解放以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劳动人民，打倒了地主階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可是，一切剝削階級都是不甘心自己灭亡的。“活閻王”邵展成也妄想垂死掙扎，繼續与人民为敌。那时，他把“保卫团”的武器和大量粮食，供給反革命分子王子輝、张駿等匪徒，用来伏击我解放軍战士和革命

干部，欠下了新的血債。邵展成本人則乘机逃往当时尚未解放的定海，以后又潜回上海，伪装小販，阴谋破坏。但终于被我公安部門捕获，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解回潜川麻車埠公审。群众一听要公审“活閻王”，都翻山越岭，扶老携幼地赶来参加，控訴邵展成的滔天罪行。人民政府根据群众要求，依法枪毙了邵展成，为潜川人民报了几十年来的血海深仇。

現在，我們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有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領袖領導着我們，是多么幸福啊！在旧社会卖儿治病的张荣林，已从山东、湖南找回了自己的儿子，终于一家团聚了。由于有了人民公社，他这个残废人，也学会了手艺，成为全大队最好的制犁手。当年为“活閻王”邵展成霸占的大片旱地，由于天日溪两岸装起了一个个电动机埠，使溪水倒流，听人使喚，已有一千多亩旱地改成了水田。

但是，我們千万不能忘記，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国外有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国内已被打倒的剝削階級并没有甘心灭亡，它們时刻准备进行反动复辟。就在一九六三年清明前后，西乐堰生产大队有个社員，在原来邵展成住的油坊的柱子边，想挖个地窖貯藏草子，却挖出了一支手枪。这支白朗林手枪，在当地老农的眼里是多么熟悉啊！这就是当年邵展成揮舞着鎮压和屠杀农民的凶器！地主把它深深埋藏着，也埋藏着一颗阴谋复辟的毒心！这种事实提醒我們，要时刻提高警惕，一定要把階級斗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

（蔡海 编写）

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活閻王”邵展成》一书

土皇帝——“南霸天”

出便門，往西看，	又難吃，又難看。
劉家園子一大片。	推大磨，起豬圈，
井又深，牛頭罐，	外帶挑水看場院。
一人打水沒人換。	筋磨細，骨壓彎，
砂子米，夾生飯，	一年到頭累死算！

這是解放前流傳在北京海澱區羊坊店一帶的一首民謠。它生動地描寫了惡霸地主劉喜亭剝削農民的凶狠嘴臉，又滲透着多少貧雇農的血汗和憤怒！

劉喜亭原是羊坊店的一個地痞流氓。在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時，他勾結一伙土匪強盜，路劫了一車銀子軍餉，發了橫財；又巴結上了清末北京的九門提督（日本統治時期的北京市長）江朝宗，當了江朝宗的干兒子。他依恃這個封建大官僚之勢，做上了“官產總署西南郊專員”。以後便利用職權，明搶暗奪；又在“官產留置”的幌子下，把大片大片清朝貴族的土地霸為己有。劉喜亭成了有財有勢的暴發戶，便進一步吞田奪地，搜刮民財，克扣雇工，為非作歹，在西郊當起了土皇帝，成了有名的“南霸天”。

劉喜亭家的土地東起西便門，西到丰台区的小井、岳各莊，不多不少整整七百畝。然而這裡每寸土地上，都記載着農民的苦難。劉喜亭的發家史，就是無數農民喪家破產的血淚史。請看數不盡的悲慘事件中的幾個例子。

农民金宝福在父亲死后，因生活无着，把自己的二十三亩土地典给了葛家，自己去当苦力。后来，他想贖回土地而后出卖，以养家度日。哪知姓葛的起了歹心，企图霸地不让贖回。金宝福就到法院控告。葛家見势不妙，就以厚礼相送，买通了刘喜亭。刘喜亭見有利可图，就参与其事，假造了一张佃户字据，写道：

“金家之土地二十三亩，出租葛家，沒有年限。丰年不增租，歉年不减租，卖馬不离槽，租随地轉。”

意思是說，無論把地卖給誰，葛家也有种地的权利。因为刘喜亭財大气粗，法官便見风使舵，一过堂就根据那张假文书判了个“金宝福家不得贖地”。老金花了錢，丢了地，有冤无处訴，只好忍气吞声靠討飯度日。而狡黠奸詐的刘喜亭見时机已到，便混水摸魚，以“官产总署西南郊专員”的名义宣布，那二十三亩地是“旗地”，要“官产留置”，全部充公。所謂“公”，就是刘喜亭自己。从此，这块地就改变了姓氏，被刘喜亭霸占了。

刘喜亭一向官运亨通。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他变成了“爱护村”村长和联保主任。之后，国民党一来，他又变成国民党北平市第十六区的書記和联保主任。他依仗权势，巧立名目，夺取土地。刘喜亭規定，农民的土地必須有三道地契，即在土地轉卖过程中的三家契紙，才算合法，否則一律充公。小屯的农民关文成有四十亩菜地，因为沒有三道契紙，就又被刘喜亭充了“公”。农民关致祥有一亩半好菜地，早被刘喜亭垂涎。为了霸占这块地，这位联保长向关致祥派了“自治費”。关致祥借錢交清了。沒过三天，刘喜亭又派保长来要錢。关致祥知道他們是故意刁难，就去找刘喜亭說理。刘喜亭却威

胁迫：“如果到期不交，就要以抗捐论罪。”关致祥惹不起人家，只得忍辱含垢地交了第二次。哪知到第六天，那位联保长又派警察来收“自治费”！关致祥再也无能为力了，在警察的逼迫下，把那二亩半菜地交给了刘喜亭，以地顶捐。受尽欺凌的关致祥，为此一病不起，不久就被活活地气死了。

刘喜亭有两副面孔，有时穷凶极恶，强占明抢；有时则乘人之危，假仁假义，诱你自我圈套，以夺取土地。农民蔡王氏有六亩五分香椿树地，因为生活所迫，把地典给了刘喜亭，典价二百元。几年后，蔡王氏省吃俭用，凑足原款去贖地时，刘喜亭把眼一瞪说：“你的地早当死了，还贖什么！”蔡王氏没办法，只得眼看着刘喜亭把自己心头肉一样的土地夺走。

农民王家有地三十亩，父亲死后，土地给三个儿子分了，每人十亩。大哥不久去世，留下了孤儿寡妇，生活没有着落。笑面虎刘喜亭就假装慈悲，乘机借给她八十元伪币，而以地契作抵押。当初王家三兄弟只分了地，没分契，王家寡妇就把三十亩地的地契纸交给了刘喜亭。后来，三弟王玉华去种地时，刘喜亭出面阻拦，硬说那三十亩地是刘家的。王玉华没有地契，讲他不过，想去政府控告，怎奈“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是怎么也告不赢有钱有势的刘喜亭的。就这样，王家从此破产，大嫂被迫改嫁，两兄弟给刘喜亭当了长工。

有一天，刘喜亭骑着一匹走驴在村边闲溜，看见老农民匡德福在耕地。他就对匡家的八亩地起了歹心。他跳下驴，皮笑肉不笑地说：“二叔，你这么大的年纪还下地干活，明天我派几个人来帮帮你就行了。”第二天，果然有人和牲口来帮着耕地、拉粪。到下种时，他更加殷勤，二叔长二叔短地说：“种棒

子干什么？还是种花生利大！我家有的是花生种。”第二天，他又派人送来花生籽，并且帮着种上了。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刘喜亭照旧派人来帮着耕种。可是这年收成不好，匡德福又多病，生活成了问题。到大年三十晚上，刘喜亭来到匡家，假装为难地说：“二叔啊，我家人多口杂，生活也困难，咱们的账也该算算了。”还没等匡德福开口，他又接着说：“地里收的东西，得对半分！”匡德福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这时才看透了刘喜亭的黑心窝，知道自己上了他的圈套。算盘珠一扒拉，当年的收获都交给刘喜亭，仍然倒欠他的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匡德福将八亩地押给了刘喜亭。可怜勤劳善良的匡德福，就这样被刘喜亭活活逼死了。

恶霸地主刘喜亭就是这样，在农民的尸骨和血汗里，建立起了他的家业。土地成了他的摇钱树，靠了这些黑手抢来的土地，转过来残酷地剥削农民，驱使他们做牛做马，为他干活，为他劳累终生。太平桥万景全租种了刘喜亭二十亩薄地。刘喜亭假惺惺地对万景全说：“我不多要你的，每亩地你交四块大洋吧！”老万一年忙到头，二十亩薄地没有收多少东西，可是地主一点力气没费，一下就吞进了八十块大洋。两年过去了，由于老万的辛勤劳动，薄地变成了肥地，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地主又想出了新的诡计。一天，他带着几个狗腿子前呼后拥地来到地边，瞅了瞅茁壮的庄稼，对正在耕作的老万说：“万二啊，我家的日子不好过，这块地我要抽回自己种了！”万景全听了这话，就好比晴天一声霹靂，只好苦苦哀求让他继续租种。刘喜亭假装善心地说：“好吧，地还让你种，不过每亩地租得八块大洋。”为了顾全一家六口人活命，老万只好每年多交一倍

地租。第二年，粮食市场紧张，刘喜亭又逼迫万景全交实物地租，改为每亩一石白玉米，还要交一千斤芥菜疙瘩，二十个大冬瓜。有一年遭了雹灾，蔬菜都被砸坏了，刘家的狗腿子天天上门逼租逼债。万景全到处借钱，变卖完了家产，用高价买了二十石白玉米送到刘家。地租交清了，他却也倾家荡产了。一家人先是吃豆饼，后来只能吃野菜和树叶。没衣服，几块麻包片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过着忍饥挨冻的日子。

对于佃户，刘喜亭有很多刻毒的剥削办法。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没有不吃过他的“大秤入、小秤出”的亏的。岳各庄的刘昆，租种了刘喜亭二亩地，讲明地租两石。年终交租时，刘昆怕地主捣麻烦，把新收获的粮食仔细晒，精心扬，挑选了足斤足两的二百斤粮食去交租。可是上刘家的秤上一称，却只有一百七十五斤。刘昆明知道那老狐狸用的是大秤，也不敢辩解，只得又用留的籽种补上二十五斤，才算了事。

恶霸地主刘喜亭家业大，地亩多，平时就雇着长工和短工七八十人，农忙时还要加上六七十个短工。刘喜亭绞尽脑汁想办法剥削雇工。一年冬天，寒风刺骨，长工王广和在菜窖倒白菜。东家送来的剩窝头，冻得啃不动、掰不开。他就捡了两棵白菜，切碎后熬窝头吃。这事被刘喜亭听说了，他一个电话通知了警察二分署，把王广和抓了起来，扣留了一天一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释放后，王广和赌气辞掉不干了。刘喜亭却说：“不干不行，你得先赔白菜。你知道那两棵白菜值多少钱吗？”王广和恐怕再生是非，只得又干了七个月。他去算工钱，按规定得挣二百八十斤老玉米。地主不动声色地说：“两棵白菜就是七个月的工钱！”王广和几乎气炸了肺，一跺

脚，离开了这座閻王殿。

王玉华給刘家当长工，讲明每年工錢是七石玉米。年終去領錢时，地主只給四石。王玉华問：“还差三石呢？”刘喜亭眼皮也不抬，就說：“那三石交兵役費了。”这話一出口，誰还敢言語？再多說，就会被抓了壮丁。有个姓董的农民是逃难到北京的，因为身强力壮，被刘喜亭看中了，他假心假意地說：“你也沒地方去，到我家吃頓飽飯吧！”老董风里来雨里去，为刘家整整干了五年活，地主連一文工錢也不給。直到老董被国民党兵的流弹打死，連条褲子也沒有，只在腰里围着一块破麻包片。长工李德祥，每年掙工資三百六十元伪币。到年底，刘喜亭忽然主动給涨到一千元，一結賬还剩下四百元。李德祥想进城买点东西带回家，到市場一打听，一部普普通通的旧小說还卖六百元呢。原来他一年劳累，还換不回一部小說。

刘喜亭家的长工，“干的是二五更的活，歇的是坐着的晌”。早晨天不亮就得下地，晚上不見月亮不收工，中午歇晌，只許坐着，不許躺着。为了让雇工給他卖命，他用較高的工資买通几个带头干活的“掌班”，雇工干活赶上掌班才能按时拿到工資。可是掌班力气大、技术高、工具顺手，一般雇工就是累死累活也不容易赶上啊！刘喜亭对待长工极端刻薄，平时不給好飯，过节时也要想办法不让雇工吃好。刘家每年春节不得不按习惯让雇工吃面、吃肉。上午是吃茄子炸醬面，刘喜亭怕长工吃得太多，就故意让伙房多放茄子，少放面。中午吃肉，刘喜亭亲自抓起水瓢往熟肉鍋里兑凉水，还放进整把的大盐和几勺葷油，一鍋肉被他弄得又苦又膩。长工們沒法吃，他就說：“扛长活沒这份福气，連肉也不吃！”勉强吃了肉的人，就会拉肚



地主不动声色地说：“两棵白菜就是七个月的工钱！”王广和几乎气炸了肺，一跺脚，离开了这座阎王殿。

子，他就說：“扛長活的太下作，肉吃得太多，都吃得拉稀啦！”

惡霸地主劉喜亭把長工的血喝盡、肉吃下，他自己過着極端奢侈豪華的生活。他吃的是雞鴨魚肉，大米白面；穿的是皮衣革履，綾羅綢緞；住的是雕梁畫棟，深宅大院。羊坊店四百多間房屋，劉家就有一百八十三間，他自家住着兩處宅子、四十間房。還豢養着四十條惡狗，為他看家護院。他出門騎的是走驢，太太、小姐則坐着一輛圍紅氈、掛串鈴的小轎車。劉喜亭不僅在經濟上盤剝窮人，而且還橫行鄉里，作威作福，為非作歹。劉家有一條電話綫直通警察分署，他一句話，就殘害得一家農民家破人亡。貧農姜德海受不了劉喜亭的剝削和壓迫，拒絕給他做工。劉喜亭就派狗腿子在夜間去姜家“查戶口”，乘機將姜德海狠狠地毒打了一頓。

一九四〇年八月，偽政府雇人去當炮灰。劉家長工劉貴，生活沒法混下去，願意賣身當兵。聯保主任劉喜亭答應在劉貴走后把十六塊大洋送到劉貴家。十月底，劉貴回家追問此事，並且找劉喜亭索款。劉喜亭貪污了這筆錢，反而誣告劉貴“抗兵私逃，借事行搶”，一個電話，劉貴就被抓到警察二分署。劉喜亭又買通了偽軍，以“抗兵私逃”的罪名，把劉貴槍斃在大紅門。農民韓榮以“抗交兵役費”之名，被抓去當兵。韓榮不願送死，逃回本村，又被劉喜亭買通國民黨軍隊，被殘害在通州。劉喜亭還不死心，又抓走了韓榮的兒子去當兵，說要“父債子還”。

惡霸地主劉喜亭，就是這樣，欠下了西郊農民一筆筆血債，廣大群眾對他恨之入骨。他在清朝末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時期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一直是這一帶的土皇帝。但是，他能永遠統治西郊嗎？不！

东方升起了火紅的太阳,共产党和毛主席来到了北京。恶霸地主刘喜亭的靠山——国民党反动統治被打倒了,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作恶多端的刘喜亭沒逃出人民的法网,人民政府依照人民的要求,枪毙了这个恶霸地主。現在,这里的人民,在人民公社里愉快地劳动着,幸福地生活着,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建設着我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张宝章、邵康、杜庆华 記)

选自北京出版社《前仆后继創江山》一书

恶霸地主潘恩隆母子罪恶纪实

在北京西直门外黄庄一带，老一辈人谁不知道有个靠诈骗穷人起家的潘家！

潘家原不是富门大户，也不在黄庄住。只因到了光绪年间，潘家出了个潘厨子，在大学士那桐府里当差，由于性情乖巧，善于逢迎，很得府里刘管家的赏识。刘管家为了拉拢亲信，培植势力，就把自己失宠的侍妾，号称“刘大姑娘”的，给了潘厨子当老婆。

“刘大姑娘”长得身高体粗，却什么活也不会干，整天游游晃晃。嫁给潘厨子后，人家就给她送个“潘大屁股”的绰号；后来慢慢地叫开了，反而不知道她原来的姓名。潘厨子贪恋老婆在官面上人熟，可以替自己的升迁出力，也就心甘情愿地供养着她。谁知她为人不仅又馋又懒，还爱吵嘴打架，过门不久就和街坊邻居都吵翻打遍了，因此又得了个“潘母老虎”的绰号。在老家实在住不下去，潘厨子只好在西直门外以西十二里的黄庄买下房子，在那里定居下来。

潘家的东邻富农王德兴信奉天主教，深受洋人庇护。家里壮骡大马，一团火旺。潘母老虎整日看着眼红，就不免三天两头地大骂潘厨子：“我哪辈子造了孽，嫁你这么个窝囊废，光知道死拿官饷，就不会活动活动！看人家东院王大奶奶，炕上有奶妈，地下有伙计，享着清福就把钱赚来了。你也是条五尺

汉子，为啥不弄几亩地，给家雇个扛活的，叫老娘也跟着光彩光彩，享享清福。”潘厨子不敢不听，给老婆一撺掇，果然到大地主王成福那里借了三亩园子，然后又去雇了个长工。

第二天，一个梳着又细又黄长辮子的饥瘦中年人，夹着破铺盖到潘家上工来了。潘母老虎总算当上了二地主，整日价翘起腿在炕上坐着，算计起怎样盘剥穷人来。由于她心毒手狠，也就慢慢地由二地主变成个地道的地主了。

一九〇八年，潘母老虎四十岁上生下了第五个儿子。这小五最小，也最得潘母老虎的宠爱。有其母必有其子，潘小五从小就爱起奸耍滑。潘母老虎认定他将来一定有“出息”，能继承她自己的衣钵，做一个“人上人”，就给取了个“恩隆”的大号，期望他能承受皇恩，兴隆家业。

潘家母子，欺压乡民，为非作歹，在黄庄一带，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受过潘家迫害的人，至今提起无不咬牙切痛恨。

笑里藏刀 长工遭殃

旧社会，想发财致富的人，总是黑着心肠把穷人踩在脚底下才爬上去的。

潘家母子的发家也是先从长工身上下手的。

这一年腊月二十三，大雪纷飞。潘家长工老刘正要把一年的一百六十吊血汗钱，小心地放进泥罐，准备带回家去养家活口。忽然，他眼前的油灯芯摇晃了几下，草帘掀起，一股冷风送进一个人来：“老刘，我妈请你！”老刘吓了一跳，赶忙举灯一照：“什么？谁请我？”这“请”字好象不是为扛活人预备的。穿着崭新长袍的五少爷潘恩隆，被又高又硬的马褂领子顶得僵

着脖子，不耐煩地皺緊眉頭：“我媽！你動窩吧！”老劉只得把錢塞到胸口里，疑疑惑惑地跟到北屋。

一進屋，老劉不禁打個踉蹌，只見滿屋銀燭高照，熱呼呼的令人發暈。老劉定了定神，只見面前擺的是放滿酒肉的八仙桌，潘母老虎穿着黑緞滾邊袍子，坐在旁邊，溜光溜光的發髻上插着一朵紅絨花，臉上透着一股假氣。老劉輕輕地說：“二東家，白菜這就裝車嗎？”

“喲，快別這麼叫我，咱們都是給人找活的，誰跟誰呀！”她好象頭一次聽到“二東家”這個稱呼似的。“傻兄弟，嫂子叫你沒有別的事兒，今兒個我請了幾個陪客，請大兄弟吃頓飯，也沒別的意思，不外是道個喜。”

“這，這咋說的……”老劉搓着手，回身就要走。他聽人說過，京西的財主花招多，年關的飯吃不得。

“小五，快給你叔搬凳子。”潘母老虎這裡調兵遣將，那裡就拉住老劉。“這可不象話呀，大兄弟！今兒個你不賞臉，嫂子我的臉可沒處兒擱了。咱們是自家人，還怕坑你不成？”

“這……”一句話說得老劉打着結巴。

一見老劉不再吭聲，潘母老虎母子就忙開了。她一招手，里屋又出來兩個人，都是黃蠟臉黑眼圈，穿得挺體面，笑呵呵地透着那麼“和氣”。

老劉坐到桌邊。潘母老虎在身邊轉着，幾張笑臉在眼前晃着。酒過三巡，老劉就被灌得騰雲駕霧一般，恍惚間覺得撤去了酒席，擺上了紙牌，一會兒他又被拉到桌旁。老劉心裡清楚，牌桌近不得，這不是扛活人玩的地方。可是，吃了人家飯身不由己，怎好說不陪人家玩呢！他就跟着糊里糊塗賭了起

来。記不清輸了多少，好容易挨到天蒙蒙亮，才脫身去睡觉。

当老刘被雪地上刺目的反光照醒的时候，太阳已經頂在屋脊上了，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走到院里。北屋还靜得象座坟墓，他心安定了点。过一会儿，身后忽听“啪”地一声，潘母老虎開門站在房檐下：“大兄弟，嫂子跟你商量个事。”

“好說，有事您尽管吩咐。”老刘答道。

“其实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家里等着买玉米面，你該还的錢……”老刘心里跳了一下，眨了半天眼睛：“我，我該还誰什么錢？”

“怎么翻脸不认眼啊！昨晚你吃的喝的、輸的錢，都找鬼去要啊？”

老刘这才恍然大悟，天下的老鴉一般黑，潘母老虎也使了这坑人的招啊！“那是您請我的啊！”老刘气不过，頂了她一句。

“別白天做梦了，这年月誰請得起人哪！別囉嗦，飯錢四十吊，牌錢一百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拿来吧。”潘母老虎沉下臉，伸直了手等着接錢。

老刘捂着胸口的衣服，顫抖地說：“东家，这是我汗珠子摔八瓣賺下的，您，您叫我歇工吃什么？”

“你穷，可我也不是財主！”潘母老虎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不过，咱們还可以商量。你要怕年下歇工沒吃的，就还留在我們这儿，錢，我現在可以不要。不过，明年咱們連本带利，那时工錢可就一起扣下了。”

蝎子的心，好毒呀！“你叫我背一辈子債，給你白干一辈子活！好，老子不干了！”老刘狠着心一跺脚，把錢扔給潘母老虎，拿着自己的破鋪盖，走了。风，凄厉地吼叫着，一股旋风削

起一片积雪，呼嘯着騰空飛起，遮住了老劉的身影，掩住了老劉的腳印。

以後三十年間，潘家年年雇長工，年年擺酒席，多數長工都不能如數拿到工錢邁出潘家的大門檻。潘家光靠刮長工就積下一大筆財產。

敲詐勒索 包攬詞訟

上面這種對長工的搜刮並不能滿足潘家母子貪婪的心，他們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土地，越來越大的產業。他們終日象飢餓的老狼，瞪着發光的眼睛覓食尋利。

他們終于又找到了一個發財的機會：包攬詞訟。

清朝滅亡雖然已經十幾年了，但是軍閥混戰，土匪猖獗，真是民不聊生。這時，地主還乘機加租，加重剝削。

大地主王成福向佃戶傳下話來：“王老爺要漲租了，不漲租的退佃！”這消息象瘟疫一樣給黃莊帶來一片驚慌和混亂。怎麼辦呢？佃戶們到王家講了幾次情都被頂了回來。

這一天，潘母老虎找着幾家佃戶，裝得象憤憤不平似的，氣鼓鼓地說：“哥兒們，他王成福也太黑心了！叫咱們還怎麼活？”

大伙不吭氣。她輕輕地說：“咱們要真是一條心，我帶頭告他去。”

佃戶們都是老實莊稼漢，一向不願和官府打交道，聽說告狀，誰都不出聲。潘母老虎說：“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去，只要大伙都是好漢，你們出錢，我豁着家破人亡，也要出面去告。”佃戶們雖不願打官司，可是實在別無出路，一看有人出面，心想，出些血汗錢，說不定還能打贏。于是就硬着心腸公攤出錢，

由潘母老虎出面去告了。

潘厨子在那做假的步軍統領衙門，也管一部分訴訟事理。平日靠着潘厨子有个熟臉的交情，潘母老虎沒忘了拉攏，借着这个梯子，她告了上去。

潘母老虎就真的換了心腸么？她才不会安什么好心哩！她是借打官司为名，狠狠吸佃戶們的血，今天要这个錢，明天又要那个錢，她的口袋象无底洞一样把佃戶的錢都裝了進去。等官司打完了，几家佃戶出的錢却和漲租差不多，而潘家却从中發了一筆橫財。

經過这次官司，潘母老虎的名声更加傳开了，遠近都知道她官面上人熟，又能撒泼、耍賴，沒理攪三分。以后黃庄凡有打架訴訟、賣地典田的事，都給她送禮，求她出面疏通。每一次訴訟她都索取不少酬謝。

不久潘母老虎又管起催繳廟產田租子，每年都要從催來的租子上狠狠揩一層油。有个佃戶租種廟產田一畝半，實在受不了這雙重剝削，便想把田買下來，求潘母老虎幫忙。誰知潘母老虎答應得倒干脆，但是辦起來却一拖再拖，直拖了兩年，索用的車馬費、手續費已經超過一畝半地的價，事才辦妥。那佃戶雖然買下了地，却背了一身債。就是這樣，她靠着包攬詞訟填滿了私囊。

霸房奪產 心黑手毒

潘母老虎不僅利用官差冠冕堂皇地敲詐勒索，而且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霸占財產，搶奪土地。

黃庄的老人都不會忘記三十年前的一件慘事。

十月的一个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呼呼的秋风卷来一阵凄厉的喊声：“不好了，王五死了。”黄庄穷哥儿們的心上投下了一道阴影。誰不知道王五悲苦的身世！一九二〇年，保定附近发大水，王五只身逃到北京扛活，他人虽穷，却有副好心腸，他收留了一个要飯的妇人，后来又收养了一对孤儿，他們都尝过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挨饿受冻的滋味，因此四个苦人相依为命，沒日沒夜地干活。他們租种着富农王德兴的几亩地，含辛茹苦，流血流汗。又置下了几口大缸，兼做起染色的活計。十年来，总算勉强盖起一座土房，弄了一套干活的家具。可是，王五不到四十岁就被生活的重担压驼了背，整天气喘吁吁的，終于支持不住累死了。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王五死了，周围的穷哥儿們能不管嗎？几个穷哥儿們抑制着眼泪，把破棉袄里所有的銅錢，都放到哭倒在地的王大嫂的身边。

忽然，一阵悲切切的哀嚎由远到近传来：“我的兄弟啊，你咋死得这么早啊！”声到人到，一个高大的身影闪到人前。人們定睛一看，正是潘母老虎，后面还跟着抬进口薄棺材。

王大嫂被人搀扶起来，一看就怔住了：“这是……”王大嫂虽不是本地人，可潘母老虎的名声她平日也知道，她想：太阳难道打西边出来了？

潘母老虎眼里含着泪花說：“听说老王死了，还没棺材，就把我的搬来了。人总得埋不是？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不过……”

“得啦，我这个人哪！就是心軟，見不得一丁点儿事。看这孤儿寡妇的啊，心里就……”她使劲揉揉眼窝。“看我这是怎

么了，以后你要不见外，有事尽管找我去。”说完，她就卷起袖子烧开水，给死人铺被子，擦身子，穿衣服，一直忙到大天亮。王大嫂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真的被迷惑了。

王五下葬以后，潘母老虎又跟到王家，说要陪王大嫂过夜：“这荒郊野外的，我不放心哪！”

王大嫂心里可真感激不尽。

“唉，无依无靠，怪可怜的，倒不如，你搬到我家去！我有一碗粥喝，就分你半碗，谁也欺负不着你。这年月，孤儿寡妇可不易过啊！”说着，还长长叹了口气。

眼泪顺着王大嫂的面颊流了下来：“大嫂，您真好！”

潘母老虎拍拍王大嫂的手心，亲昵地说：“我啊，没别的能耐，就是心直口快，没那曲曲弯弯的心眼。你要是看得起你大嫂，今儿个就搬来，啊？”

当天中午，村里人就看见潘家的大车把王家连人带全部家什一齐拉走了。尽管大伙看出了潘母老虎没安好心计，可是劝不好劝，管不敢管，只好暗地替王家捏一把汗。

头一个月王家娘儿三个，穿的跟客人似的，整天没事。第二个月王嫂却系着围裙跑出跑进地干活了。以后，虽然也有人问过她在潘家过的怎么样，但是她不是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就是叹口气返身走了。慢慢地，就不见王大嫂出门了，村里人对王家的事渐渐也有些淡漠起来。

半年过去了，田边的小草泛了青，家家的小猪都放出来了。忽然有一天，潘家院里传出一阵压抑的哭声，大门“噹”一声打开。只见潘恩隆腋下挟着一个长发女人迈出大门，把她用力扔倒在地上，恶狠狠地骂道：“滚吧，他妈的，老子这儿不养



只見潘恩隆腋下揆着一个长发女人迈出大門，把她用力扔倒在地上，……

大爷！”院里又传出潘母老虎的吼声：“你把猪给我找回来，臭娘们，光吃我的饭不干活！”门又“噹啷”一声关上了，一个瘦骨嶙峋、头发纷乱的女人软瘫在地上。大家定睛细望，不由得惊呼：“王大嫂！”

王大嫂被赶出来了。她和两个孤儿求告无门，只得又拾起打狗棍，过起流落街头的乞讨生活。王家几口染色的大缸，一头毛驴，一件羊皮袄和全套农具，就这样全被潘家母子霸占去了。这苦向谁诉？这状向谁告呢？

但是王家的遭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黄庄的每一块土地都诉说着潘家母子的罪恶。

子承母业 刁奸险恶

潘母老虎死了，潘恩隆继承了他妈的衣钵，以抢掠、欺压乡民为能事，并且更加凶狠更加毒辣了。

潘家东南有户人家，户主王云海带领老少六口靠祖传三亩园子地过活。这地是黑油油的泛着肥劲的好地。可是由于税务杂，人口重，每年收下的菜都不够换粮食的，王云海只好借钱凑合过日子。日子长了，周围几户邻居全借遍了，再不好开口，而大户人家是不抵押房地决不借钱的。

正在王云海犯愁的时候，潘恩隆来了：“大哥，这儿给您请安了？”叫得特别“亲热”。

王云海一怔，心想“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便小心地提防着，还了个礼：“多谢您惦着。”

“没说的，啊，大哥，怎么老没见哪？”

“家里不够吃，出去挣俩钱。”

“噢，您怎早不說呢！兄弟家里虽沒大魚大肉，玉米面还有的，派人去裝么！”

“嘿，怎么敢麻煩您。”

“沒关系，一年半載，兄弟还过得去，沒吃的去拿，啊，去拿！”

話虽这么說，王云海知道潘家的錢不是好拿的。于是他每天还是照样出外打短工，不願向潘家借东西。不料潘恩隆却三日一米，两日一看，每次来都帶些米和錢。眼看家里实在揭不开鍋，王云海媳妇就收了几次。

轉过年，过了端阳，潘恩隆把王云海叫到家里。

“大哥，”他仰在炕上，懶洋洋地叫了一声，算打了招呼。

“这几天混得不錯吧？”

王云海苦笑了一下。

“我这几天錢有点紧，你，怎么样？”潘恩隆紧逼着說。王云海知道是向他要錢，但心里一想，媳妇沒收过他几次东西，錢不多，还給他算了，免得日后麻煩。所以随口答道：“行啊，多少？”

王云海鎮定的神情倒出乎潘恩隆的意外。他嗓子眼里笑了两声，眼盯着王云海，手摸过炕桌上的算盘：“你离家六个月，每月借了我二十块現大洋，二六一十二，一百二十块，咱們是老街坊就算你三分利，一共一百五十块錢，你拿来吧！”

“多少？”王云海气得額上青筋蹦起老高。

“一百五十块！”潘恩隆說道。

“不对，沒有这么多！”王云海慌乱地摆着手。

“这可是白紙写着黑字，賬上明記着哪！”潘恩隆用手指弹了弹賬本。“难道五爷还坑了你？”穷人的命还不是捏在财主

的手里，話還不是由他一個人說。王云海一急，豆大的汗珠順着額角滾落下來了。

“別急，”潘恩隆用眼角瞥了他一眼。“我倒有個辦法，行不行在你，反正你三畝園子也不夠種，不如一齊押給我，兩年內你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贖。嗯？怎麼樣？我是仁至義盡，你不願意可別怨我潘五沒交情，逼你立刻還錢！”

“不行，這地不能押！”王云海知道，押了這三畝菜園地，就沒了命根子。

“那就立刻還錢！”

“好，寬限我幾天，就是賣兒賣女也要還上你這錢！”

“我跟你明說了吧，我要的就是這塊地！”一聲霹靂把王云海立刻打懵了，潘恩隆半年來的行徑都在王云海腦中浮現出來，心里猛一陣氣悶，咳出一口血，就人事不知了。

王云海左躲右躲還是沒有逃出潘恩隆的手掌，地終于被逼押出去了。他決心死馬當作活馬醫，一咬牙離家下了江南，想掙些錢來贖還這三畝菜園地，不料這一去就音信全無。一家人望眼欲穿地等了二年，媳婦熬不住苦，帶着孩子改嫁了。王老奶奶還在家侍弄着三畝地，她要等着兒子回來。

秋分以後，潘恩隆閑步踱到王云海家地邊，東看看，西瞧瞧，臨走，對彎腰搨菜的王老奶奶說：“明天，你用干活了，菜我要自己收了。”

王老奶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天才直起了腰：“五爺，海兒把地押給您，可還沒賣給您哪！”

“你还作夢哪，老太太，地從端陽節就改了姓了。”說着就從懷里取出地契在王老奶奶眼前晃了晃。老奶奶用沾滿泥土的

枯皴的手，顫抖着掠起披散的白发：“端阳，端阳，今天是九月初三，你，你……，我这孤老婆子，你也……”她瞧着翠綠挺拔的白菜，越想越难过，这是她的心血培植长成的，是她唯一的指靠啊！一家六口，逃的逃，走的走，仅留下这块菜地，现在又要被夺去了。老人一阵难过，扑倒在地里，紧抱住一棵白菜痛哭起来。

多少家骨肉的离散，换来了潘家大片的土地！黄庄东南十一亩沃园，九亩旱地，五亩半葦塘，全打上了潘家的界石。

經潘家母子几十年穷凶极恶的掠夺，他家就成了黄庄最大的地主了。

逼死菜农 飞揚跋扈

这时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經和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紧密勾結在一起，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柱；同时他們也在反动政府的庇护下获取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保障。

潘恩隆常爱念叨一句話：“識时务者为俊杰。”他慣于看准时机，为个人钻营謀利。他懂得只有在政治上取得势力，才能在經濟上站得住脚。于是，他就到处活动，首先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四六年，潘恩隆在国民党的保举下登上了政治舞台的第一层台阶，作了伪甲长；又和城里资本家合伙开了菜园“义順常”。这样，他一面和国民党拉上了私人交情，取得供应德胜門外兵营蔬菜的特权；一面又取得了黄庄蔬菜的收购权，从而掌握了直接剝削黄庄菜农的资本。

潘恩隆对菜农的剝削极其残酷。他向誰家定下白菜，这家就决不能另外卖，必須給留到他来拉的那天；可是他却可以

随时把定下的白菜退掉，而人家的菜却已卖不出去了。黄庄中农赵明山就是被这个不公平的买卖逼死的。

赵明山母亲的倔强和耿直是有名的。当年潘母老虎在世的时候，赵家曾突然一天之内接到衙门十张传票，赵老太太不理它，来一张，她就压下一张。有人替她担心：“嫂子，给潘母老虎送几个钱，事就了了。”她听后眉毛一扬，说：“我？一没贪赃，二没犯法，犯不上当‘大拿’，她潘母老虎有能耐是她的。”话传到潘恩隆耳里，气炸了肺，当时就传出话来：“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潘恩隆当上老板后就乘机报复。头一年买下赵家全部白菜，一个钱不给。赵明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经过一年的苦干，白菜总算有了好收成。谁知白菜刚入窖，又被潘恩隆定下了，只好把白菜留着不敢零卖。可是潘家的大车却一点影子也没有，早年的一点积蓄眼看就花完了，全家五口眼巴巴地盼着买粮哩！赵明山急得整天不吃不喝地围着白菜团团转。

夜夜盼哪，日日盼，终于盼来了马铃响。那是腊月二十五，赵明山正蹲在院里拿着斧子劈柴，潘恩隆打了两声响脆的鞭花，撩着皮袍，轻快地走进院来。赵明山一见，急忙招呼道：“五爷，请屋里坐。”

潘恩隆打断赵明山的话：“不了，你的白菜另找买主吧，我这够了。”这好似一声霹靂，赵明山不知说什么好。潘恩隆冷笑一声，拉下皮袍回头就走。赵老太太高叫着：“站住！潘五！把菜给我拉去！”

“什么？”潘恩隆拧起眉毛，恶狠狠地嚷道：“我拉去？你想的倒美，五爷不要，谁敢怎么样！”赵老太太立刻气怔在地上，

等緩过神来，潘恩隆已經不見影了。赵老太太絕望地轉过身来，天哪！儿子还举着斧子僵在那里呢！

“明山，明山……”看到儿子疯呆的神态，象挖掉了母亲的心，她痛哭、喊叫，輕輕取下了赵明山高擎着的斧子，双手扳过儿子的头一看，对着她的是一对泛白的死水似的眼睛，母亲一下瘫軟在地上。好半天，明山才緩过气来，他含糊地念叨着：“这儿还等着买吃的呢，他不让卖，他不让卖！”

从此，赵明山終日象被火燎了一样，由庄南轉到庄北，反复念着一句話：“他，他不让卖，这儿还等着买吃的呢！”身后跟着的是哭叫的老娘和瘦弱的妻子。

赵明山就这样被逼疯了。

轉过年来，赵明山在一个严寒的早晨，乘村里人睡着的时候，就在潘恩隆家門口的井里，跳井自杀了。当他被人打捞出来的时候，早已断了气。赵老太太赶到井边，瘫在地上連哭都哭不出声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流泪、叹气。

正在这时，有人惊慌地叫道：“潘恩隆来了！”

果然，潘恩隆甩着皮袍、背着手慢条斯理地走过来。“赵老太太在哪儿？”他落任脚，眼睛扫了一圈，大伙都鼓着眼睛瞪着他不言語。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地上的赵老太太身上，就說开了：“正好大伙都在場，可以請大家做个見証，事儿更好办些。”潘恩隆悠閑地在大伙面前踱了两步，猛个轉身：“老太太，咱們两家一沒仇，二沒怨，你家明山犯不上跳我家井，大伙給評評，有这么不讲理的沒有？这个咱且不談，事儿摆在这几了，井脏了，怎么办？”

“五爷，人死还没发送呢，您这不有点太……”一个老头愤

憤不平地說。

“太什么？”潘恩隆狠狠瞪了老头一眼。“这，我没让他死啊，他赶着跳了我家的井，怎么？我倒有了不是？”

“你要怎么样？”老太太挺直了腰，沉稳地问道。

“好，老太太硬气，我也不难为你，您给我刷口新井，咱们就拉倒。”潘恩隆奸笑着。

“你，你……”老太太站起来，气恨地用手直点着潘恩隆的鼻子，说不出话来。

“五爷，五爷，您不能赶尽杀绝啊！”老头一边拦着身后要冲上来想捶潘恩隆的小伙子，一边喊道。

潘恩隆甩袖走了。临行时还是一口咬定必须刷新井。

乡亲们帮助掩埋了赵明山以后，赵老太太转回家一看，她的小孙子因为没人照料，已经饿死在炕上了。

在那样的世道，穷人到哪儿去讲理啊！赵老太太走投无路，最后还是东求西凑，给潘家送去了二十元钱，外加酒肉，才算过去。

狼心不死 法网难逃

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以后，就扶植大批地痞流氓，发展反动武装，扩大特务组织。潘恩隆乘机谋取了自卫队队长的头衔，也穿起了黄军装，背上盒子枪，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地在操场上训练武装。同时，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经常用酒肉拉拢海淀侦緝队的特务和国民党五十三师的连长。在他们的保举下，他由菜园老板爬到菜行组织当了头子，并且由普通的国民党党员升到国民党的区代表。

一九四七年夏天，他受到国民党特务軍統局的垂青，当上了“清共”先鋒队大队长，从此，更是飞揚跋扈，不可一世。在全国人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时候，他曾两次带兵镇压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运动，多次在公路上設立关卡盘查行人，抓捕我地下党交通員。

一九四八年，潘恩隆威风到极点。不料，正在他飞黄騰达的时候，一声炮响，截断了他升迁的道路，解放軍神速地开到紅山口。

天要变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夜里，西郊机場的蔣匪軍全部悄悄溜到城里。蔣家王朝真的要垮了，潘恩隆一看形势不妙，暗自寻思：“还是識时务者为俊杰，先把人遣散，等待时机，等以后东山再起。”于是他在解放軍开到黃庄的前一天，遣散了自己的爪牙。自己也換了便衣溜回家中隱藏起来。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土改工作组来到黃庄，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共产党撑直了貧雇农的腰板，多年的老长工站起来了，他們迈着大步噔噔地从潘家門口走过。

尽管潘家关紧了大門，群众要求分土地、分农具，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还不时传进潘家。潘恩隆为了蒙蔽群众的眼睛，企图拉攏干部，蒙混过关，他就打开街門弄了几件不用的农具摆在門口，声称：“我潘恩隆也要脫胎換骨，改过自新了。”还对农会小组长祖茂說：“我家里有錢有老玉米，你多会缺了，找我去，咱們乡里乡亲沒說的。”他又乘农会委員郭永缺煤的机会，給郭家拉了两吨煤去。企图让干部別把他划成地主。

但是，他的这一系列阴谋都被群众揭穿。他这个大地主

由人民監督管制勞動了。

潘恩隆并不老老实實接受改造，他把仇和恨埋在心裡。

革命政權幫助貧雇農從潘家手裡奪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財產，雇農朱永祥打了半輩子光棍，漂泊了幾十年之後，終於有了自己的家。當他歡歡喜喜地搬到分給自己的潘家東廂房的時候，潘恩隆的二儿媳高淑琴，站在房檐下罵開了：“你這個窮骨頭，連條褲子都穿不上，憑什麼住到我們家來？”

朱永祥把行李放下，理直氣壯地答道：“憑什麼？憑毛主席，憑共產黨，怎麼着？住了你的家？這是我們的，我們就要分！”

潘恩隆在屋裡聽了氣炸了肺，低聲罵道：“好！分，分，你今天分了我這套，明天我再置新的，老子有的是錢，不在乎！”第二天他又買了套新农具，示威似地擺在門口。

一九五〇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消息傳到黃庄以後，潘恩隆立刻舒展了眉梢，笑皺了大盤臉，他自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蔣介石就要踩着美國的腳印回來了。于是他暫時藏起了殺人的心，暫且扮起愛國積極分子的样子，當黨號召捐獻飛機大炮的時候，他“慷慨”地捐獻了兩石大米和一些錢。每逢年節都要買些紅綠紙“獻給”鄉政府。黨號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他又積極找上解放前一直被她欺壓的老中農董安，參加了互助組。他想用這些活動迷惑群眾，解除對他的警惕，以便伺機再起，做個內應。

不料，上甘嶺一場戰役把美國鬼子趕回三八綫以南，接着傳來了在板門店談判的消息。潘恩隆象換了槍的皮球，一下泄了氣，他多少有點認識到人民革命力量的不可抗拒和自己前途的暗淡了。但是，他并不死心，只是表面上收斂了些。



朱永祥把行李放下，理直气壮地答道：“凭什么？凭毛主席，凭共产党，……”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运动的潮流也把潘恩隆卷了进来。入社后的头一年，凭他勃勃的野心，咬着牙闷头干了一年。群众和党为了鼓励他走向改造自新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底解除了他的管制。但是，他却把人民对他的宽恕当成自己阴谋的胜利。潘恩隆又蠢蠢欲动了，他谩骂干部，不满地说：“脚丫子朝后的人管着我。”他还抓紧各种机会破坏集体经济。后来他在公社试验站劳动的时候，对组长说：“咱们把高地和洼地拉平怎么样？”组长听了他的话，结果费了工还毁了地。当站长王贵问起来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这是组长让干的。”

潘恩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社员和领导的注意。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生产队副队长、贫农祖贵带领一伙社员扛木柁。木柁是搭菜窖用的，又长又沉，每根一丈五六尺长，三百来斤重，四人抬一根都很费劲。潘恩隆上前打量了一下又黑又粗的木柁，又看看几个一起劳动的社员，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从他脸上掠过。他把棉袄一脱，迈过木柁，弯腰把两根绑在一起，眼睛扫视了一圈，一招手：“老刘，是好汉的上来！”刘广泽身体一向不好，但是经不住他这一激。“那怎么着？上就上。”说着弯腰就要抬。正巧祖贵赶过来，急忙喊声：“刘广泽！你不要命了！他存心毁你哩！”这喊声立即提醒了大伙，社员们都停住了，七嘴八舌地跟他嚷起来：

“潘恩隆！你安的什么心！”

“这家伙太阴了。”

“大伙开会辩论辩论。”

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天白天生产队调查了材料，晚上就开了辩论会。

会场十分活跃，大伙你一言他一语地给潘恩隆提了许多意见，他闷头一语不发，谁给他提意见，他就抬头白谁一眼。

临了，潘恩隆居然说：“就是豁出命来干，人家也不见我好，真是……”

“你等等，”雇农朱永祥拿烟袋在鞋底上敲了两下，“你为谁豁出命干了？我问你，试验站的地耙平了，你为谁？稻地生虫子你不报告，安的什么心？说你破坏社会主义还屈了你了？”老头狠狠抽了一口烟，坐下了。

“我说说！”土改时期的农会小组长祖茂举起了手。“潘恩隆，咱们是老对头，你一翘尾巴，我就知你要拉什么屎！俺们贫雇农分了你的地，分了你的房，你记恨着十几年了，抓空就想害我们一家伙。刘广泽是吃糠长大的，你吃的是啥？大鱼大肉。敢情你抬六百斤不算什么，刘广泽可就完了，到时候，你没责任，刘广泽自认倒霉是不是？”一席话说得潘恩隆拉下了眼皮，额上跳起了青筋。

“去年腊月在水塘挖泥，你激我下塘，说是好汉下去比试比试。等我下去，腿被冰渣划出血，你站在岸上拍手大笑。你说，你安的什么心？”贫农郭家富气愤地说道。

“说，说！”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潘恩隆面色死灰，在一片愤怒声中低下了头。

会后有关部门根据群众的意见，把潘恩隆重新交社员监督劳动改造。

埋在潘恩隆心里的对党、对人民的恨，终于忍不住了。一九六〇年四月九日中午，潘恩隆借口向生产队借粮闹起事来，他支使二儿媳到了队部，说什么也硬要借粮食。管理员、共产

黨員董德祿正巧坐在办公室里，就對她說：“借糧食？你們家有吃的還借？你先回去，我找隊委會商量商量。”

高淑琴一扭臉回去了，到家把口袋一摔，憤憤地說：“人家不給，說就是給貧雇農也不能給你們地主。”潘恩隆暴跳起來，抄起門邊的鐵鍬發瘋一樣地跑了出來。這頭惡毒的老狼，要找黨支部書記董德瑞、生產隊長王成奎算賬。

闖進隊部，沒想到董德瑞剛騎車上了公路，王成奎也下了地了，隊部里就董德祿一個人。潘恩隆一見，口中喊着：“你為啥不讓借！”沒等回話，趁着董德祿沒有防備，掄起鐵鍬劈頭就砍，鐵鍬刷地從董德祿腦門划過，掉在地上，血立刻染紅了董德祿半張臉。董德祿不顧傷疼，就向潘恩隆撲去，兩人扭倒在地。

董德祿的呼喊驚動了地里干活的社員，大家拿上家伙向隊部跑來。潘恩隆聽到人聲，拚命掙開董德祿，跑出隊部，抬頭正巧看見了在陽畦里干活的王隊長，就手抄起路旁一把合泥的鐵鍬，向王隊長奔去。這時，王隊長早有戒備，一伙社員又從後面追上來了。他一看不妙，返身奔向電井，揮起鐵鍬把三根電綫一齊砍斷了，然後抓住電綫就想觸電自殺。不料，銅絲被猛砍後縮回去一大段，沒有摸到。他看看跑步逼近的人群，就一頭向旁邊的水井倒扎下去，想投井自盡。想不到他人太胖，頭進去了，塞滿了井口，人卻象倒栽蔥似地立起來了。正在他掙扎的時候，兩個小伙子窺上井口，揪住他的衣領硬把他拉了出來。這條垂死掙扎的惡狼，終於落入人民的法網，受到了應有的法律制裁。

(楊松樹 整理)

選自北京出版社《披荆斬棘》

页数:94 出版日期:1965

主题词:家史(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